

新民報

刊月半

第一卷 第一
期三十

中華郵政特准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每冊定價一元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一日版二

虎躍猿馳大駒驥中國形形色色

歡樂舞風合璧塵埃浪迹裏裝忠義

七巧板

哈利·貝爾·德·文維拉路

即「猛獸曲藝團」

片中印有中文字幕說明

品出 F D 國德

行發公司電影北華



新民聲刊

第一卷 第三十期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日出版

卷頭語 澄清吏治 班生
現階段經濟統制研究 陳雲
青年與國際情勢 裴今度九

敵空挺部隊之真相 森一〇
兵農合一的肇國精神 何海鳴二一

意大利的傀儡劇及現狀(學術論文) 塔揚二二

由我而起 海島一五

捨別章傳 海島一五

一步踏步步錯 海島一五

白丁香(小說) 于素六

愛情的解釋(散文詩) 須力一七

生之歌(散文) 原著一八

年華的低訴(散文) 原著一九

海國重遊 葉一九

扶乩的原理 施秉章二六

再談南京問題 二六

關於亞洲衛生的建議 二六

石油時代用法 木易二八

社會裡 四不相 二八

小說小品長

新華野史 一五
無二五
金華孟加拉 三三
福建 三三
上海 三三

特刊本

夏之花

商封◆

南國風景

明劍鄭州

書畫刊利◆

由厲行考試制度

談到澄清吏治

王生

本年各機關為選拔真實人才起見，會就本年各大學及高中畢業生中，考取職員。這種考試制度，可謂華北澄清吏治之初步工作，本來澄清吏治不是空口喊喊便能澄清的，必須實地去做。

然而選拔的高材生，一旦步入吏途後，是否也同流合污，也是一個問題，同時學生在學校所學，在各機關中能實用的很少，幾何、代數、三角機關上全用不着，機關上只是用「爲呈請事：呈請鑑核」……規程如下：「一套公文程式」，這種公文程式，仍和民初的程式不相上下。一般人們總說「學生無出路畢業即失業」，而不究明其爲何無出路，其原因厥爲學校所學，除畢業後再度深造外，如想步入吏途，則必須託情面才能成功，進入機關後，仍須先學公文程式，向同事的請教請教，才知道什麼是指令什麼是訓令，什麼是簽呈，結果從此將十載寒窗所學的，完全拋諸腦後，家長以多數金錢造就出的子弟，結果只是當一個小職員，於其如此，還不如讓子弟讀三年古文，也能充任小職員而有餘，現以有許多人都是使子弟們在初中畢業後便找職業，或商或工，所以我們爲了澄清吏治，必須在中學課程中，添設公文程式一類的課程，使學生畢業後便能直接用於各機關中。

機關中所實用者，主要者仍爲中文，除去銀行等經濟機關需要簿記人材外，其他工程機關技術機關，則亦需要數學人材，不過很少。而普通機關中，其公文程式，又是今昔相同，初進入機關中的人們，只要中文底子好一點，稍微注意看一看，便能會的，但是擬個佈告，聲明，通電，以及特殊審酌文字，則又須古文底子好的方能勝任。

所以我們今後想要澄清吏治，除去厲行考試制度外，並應在現在官吏層中，設法澄清，貪污者應嚴予懲罰，不過現在各機關的小職員，每月只有一百餘元，一袋或半袋麵，每個人個人的生活，尚且不够，遑論養家一生，活在迫得他們，不得不想法子來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現在職員們，每月所指望的就是那一袋袋粉，所以各機關小職員們，應該增加配給，以代增加薪金，配給品如果麪粉不足，可以雜糧代之，實在說，小職員們的透，每月也是賣了再買粗糧吃，所以直接配給他們雜糧，他們是非常歡迎的。

今由今年各機關採用各學校畢業生談到澄清吏治，認爲其癥結厥爲小職員們生活不能安定，如果能使之生活上，得到最低限度之安定，使彼等對自己職責，自然增加重視感，則彼等恐怕自己職業失去，即不敢再冒險去舞弊，此點似乎已經有人說過多少次，現在更不憚重贅，再度代彼等呼籲，希賢明當局注意及之。

再者，關於現在各機關之小公務員之困苦情形，最近華北新報，已有詳細記述，並有社論，提出五條辦法，請當局注意，不過這個問題很大，不僅北京各機關小職員如此，即各都市及各縣的公務員，也是如此，他們一樣的入不敷出甚巨，所以在外縣舞弊的事，比北京要多，他們爲了生活，爲了妻子，只有想其他不正當辦法，這並不是我們認爲他們舞弊是應該，而是說所有小公務員，如果生活不能維持的話，澄清吏治是談不到的。

最後我們願在華北新報社論所提辦法之中，提出第三條來，表示贊成並且今後公務員的薪金，不用再增加了，只要按其人口配給以每月最低限度的食糧，食鹽即可，因爲他們在各機關服務，爲的就是有配給食糧，如果按人口分配的話，則比較現在公平，現在是每人一袋，沒有家庭的便比



馬里亞納島地基新軍之迫擊炮隊



太洋平地基某日陸戰機砲車進擊



1



2

明朗
鄭州

1 蘭黃堅而猛進之日坦克車部隊。

2 住民協力我方陸續運回物資。

3 鄭州街頭賣鞋底之婦人。

4 鄭州街頭之洋車。

(華北軍報道部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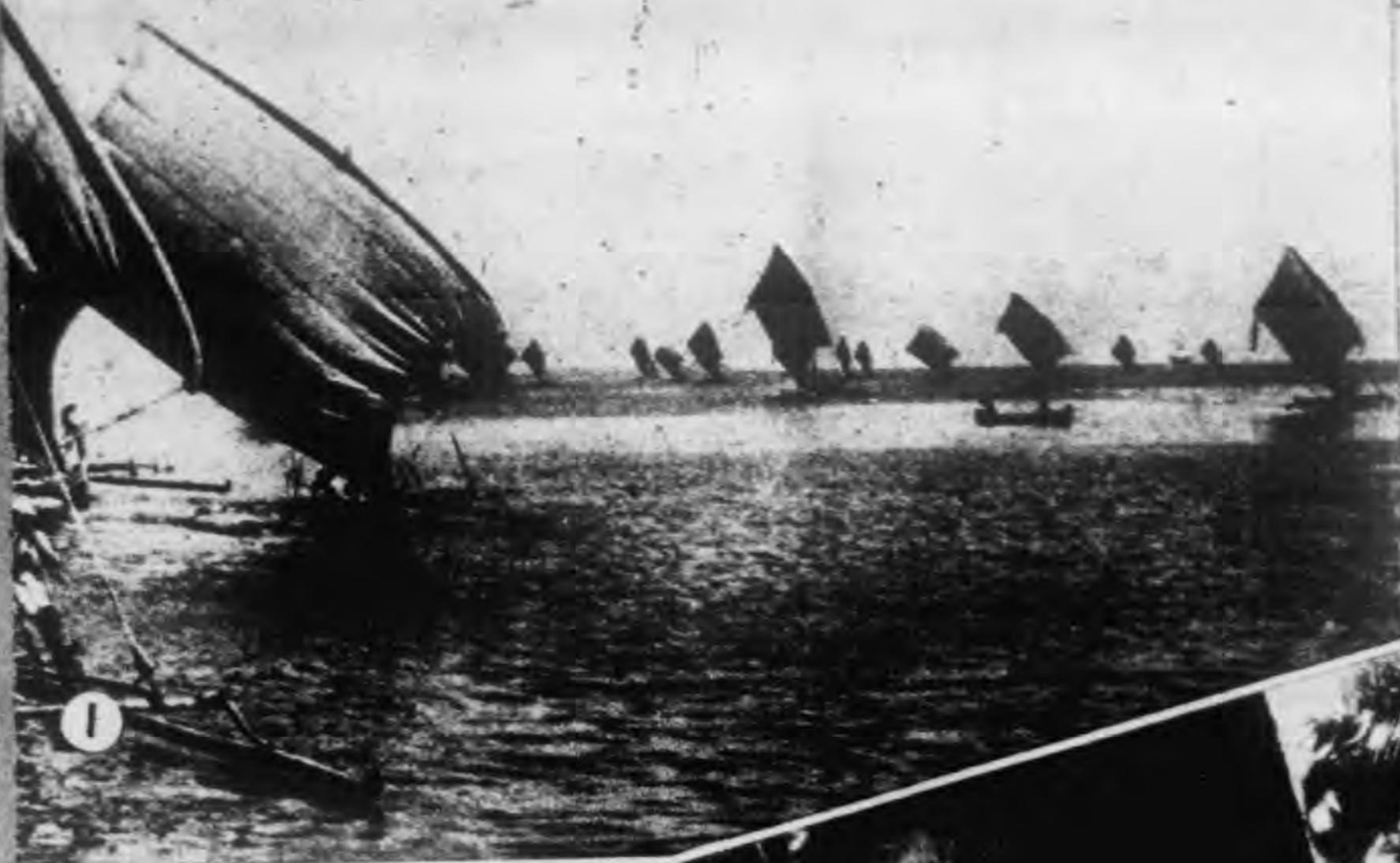


3



南國風景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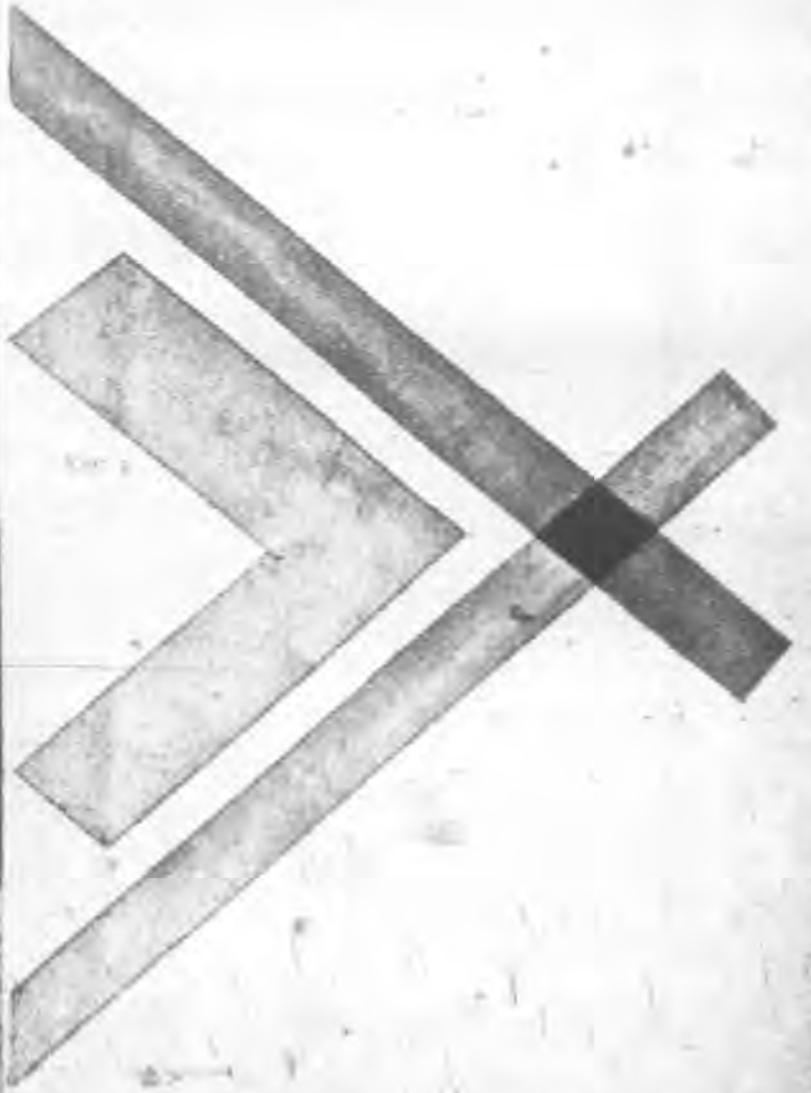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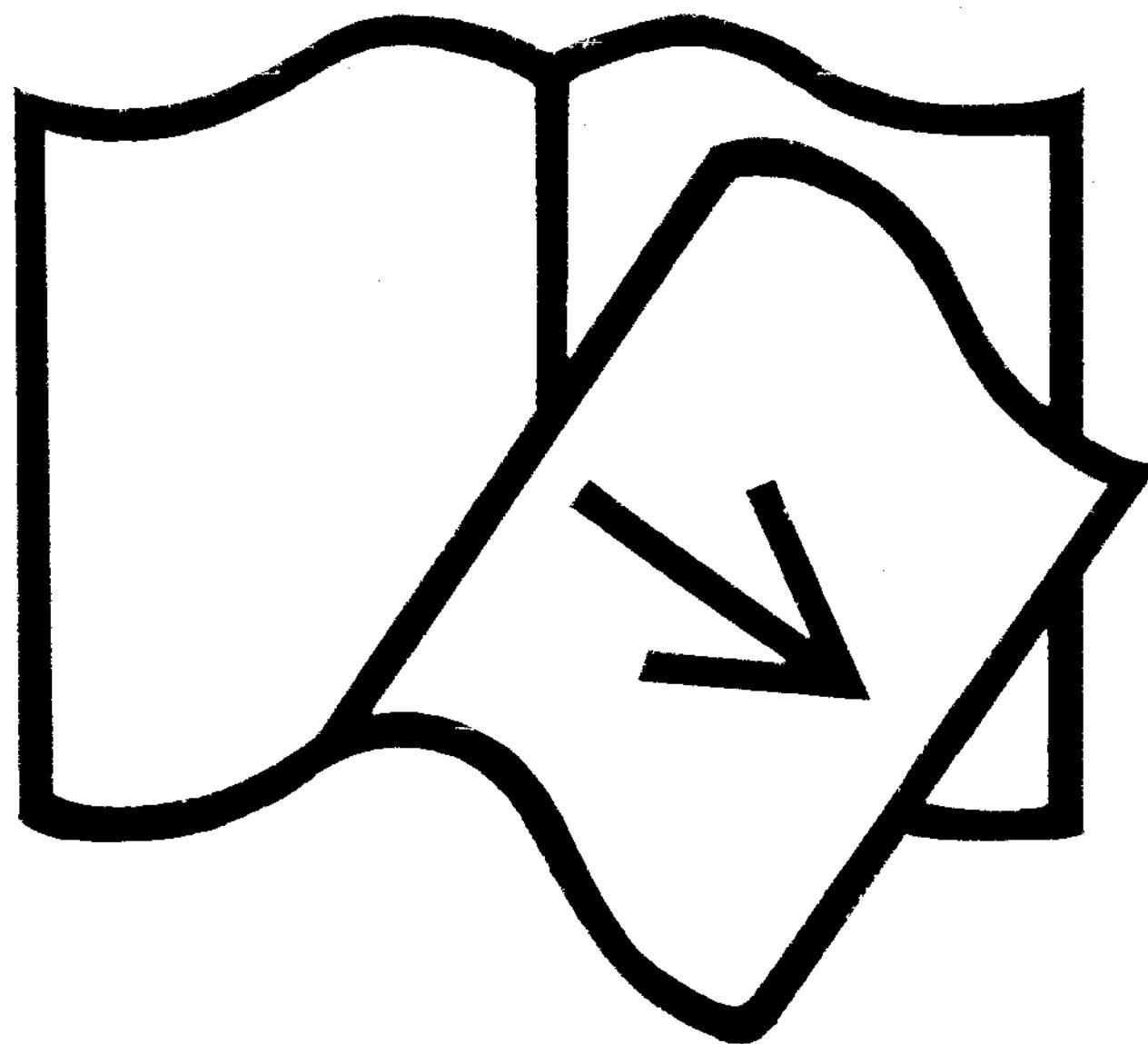
2



3



- 1 馬加薩爾於日海軍紀念日，舉行之海上帆船競技。
- 2 邦頓防疫所由毒蛇口中採取毒液，以製防毒藥品。
- 3 馬來婦人留日歸來，對同胞姊妹，指導穿和服方法。



ERP 7-8

青年與國際情

裴今度

們才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它。

例如現在在資本帝國主義經濟擴張的美自然會有新開拓殖民地的民生政策，

所以我要說它是國際情勢的重心也沒有什

（一）青年發展問題，要確有幹勁
與任務

社會中人所扮演的一是中堅份子，而我們都不能離開生活，這種生活根深蒂固的。我們自身的體制是時常受着環境——政治、經濟和文化運動的環境——所支配的。而這種環境我們固然可以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改造，但大體上因為它受着整個民族和國家的領導而在不斷的運動同時我們知道這種運動又受制於世界的運動，這恰像月亮對地球關係，而地球

說我們人類的生活難不直接地受國際情勢的影響，但間接地受到國際情勢的影響的支配却是不容否認的第一時的真實。關於第二我們最容易解決，我們既知道國際情勢與我們人生有關係，那麼我們不妨用治科學的方法來處理這一個問題。簡單的說，大致追切所需要半不是對國際情勢中某一個問題，例如像今年六月六日西歐所發動的「第二戰線」問題加以詳細的描寫。相反的而是對整個國際情勢，尤其是目前國際動向的一個總括的解釋，再配合上由這個中心所導出來的基本理論，我們藉着這個基本理論，能做有效的認識國際情勢在動的過程中認識國際情勢，理解國際情勢和分析國際情勢，最後好決定我們中華民族的出路，所以總題雖大我

(N) 國際情勢是什麼？——抽
的說，國際情勢是國際生活現象的總
具體的說，它是國與國之間因某種矛盾
——包括經濟的、政治的和其他方面的
矛盾——而發生所謂「國際問題」時才
形成國際情勢的變動，而國際情勢就是
當它在變動中的一種綜合，或者說它是各
種國際問題的綜合，由此我們又過來
說，國際情勢雖然與時共變，但它所彰顯的
化不能離它的中心。這個「中心」就是
是「國際問題」，換句話說，如果沒有
國際問題發生，國際情勢是不會顯化的。
但是先要知道國際問題的發生乃是
世界民族國家（就現代國家體制）完成
以後的事，在民族國家沒有完成以前的
問題我們不能斷定它是國際問題，例如
中國戰國時代所發生的國與國（實際上
是對君主與封君之間的問題）間的問題
不能算國際問題，因為當時問題的出發點
是爲了某一個封君主個人的利益而不是
爲了整個國或整個人民，因此撇在自由
資本主義國家形成以後到現在新舊制
交替時代中出現國家的問題，國際問題
乃發生，也——有在這個期間，國際情勢
乃有劇烈的變遷，乃有研究的必要。

例如我在在資本主義王國經濟體制中，美自然會有所謂虛偽頭腦的民主政治，在另一方面，全體主義政治的德國也必然會有統制的經濟制度，不過我們站在科學的見地，認為一切矛盾的發生都是不開「社會的物質基礎」，所以在現階段世界裏一切國際問題幾乎全是由社會的矛盾而發出來的，德國所倡導的「歐洲新秩序」和「大東盟共榮圈」是要求也是一樣，德蘇戰爭延長了三年決不是「我的奮鬥」中所說要實現「土地政策」（解釋）和完成「第三帝國」（解釋），而是德蘇兩種不同體制矛盾的必然結果，同時最容易觀察的就是世界資源在不平衡發展中也會使國際矛盾更形加劇，所以最低限度在世界資源爭奪戰中可以看出出這種內外矛盾的縮影，在目前交戰兩大集團中的英美蘇與日德對於資源的休有盡的分野是如下述：

第一、美國資源甲於全世界，有過剩的資源向外輸出，更有唯一的領土不發生交通上的阻隔，但她的他國输出是有條件的，例如數年的戰爭汽油的供給英國全由美國，因此發生了今春（一九四四年）英美對阿拉伯波斯灣口的可威特及卡塔爾兩地油田的戰爭。

第二、英國有足够的資源，但本國的生產不多，全依靠它的殖民地和敵的勢力範圍來供給，同時交通極遇是必須藉力用政治力來保護它，最近英國極力保護澳洲與印度間的交通線而首行反攻便是例證，因為一旦這個交通被切断，物資與本國就會起不適應的現象而生內部恐慌。

外輸入。但是這種基層以外還有英國、美國與法國等國家與邦交，外交、文化、經濟在國際上都有相當的影響力。這就是我們在談中國國際問題時所要考慮的基礎來源。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這是適合於國際社會的。日本近衛與日本的國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日本的國策，曾經犯了誠實的錯誤，它的勝利是由來決定的（報復性戰爭），是欺騙人的勾當，是單純的個人利益作用的結果。但是我們要指出的是，我們要達到目的，是要靠國際社會的配合的。尤其重要的一點是，國際社會的配合，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基礎上的。這就是我們要達到的目的。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和國際社會的其他成員一起，共同努力，共同合作，共同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這就是我們要達到的目的。

所以和大括一月和年去，年福會個個情上次中得失火與持久炸等是「」。大量爆炸是「」。經為日廣播作放送，從一九四九年九個月的對兩大不過我國在蘇聯本國化所說明確也條但於事分方。上方錯指任發我道前國心勢離濟戰心

說它是國軍的。這一問題是極端重要的。因為從古至今，中國歷史上把整個中國統治的一部，不論是同孫有它的（宋）機械力軍和新式武器用和新式武器的決定性戰爭，如最近兩次的宣傳戰爭由政治戰爭由內電戰在對以上三項來說，他們是活了三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到十二月二十九日所召開的。

制空权——不以領土
要塞。其他如電磁
武器和隱藏武器的發
明——以破壞敵人的神
奇的「不能調控」是
與特工隊——如秘密
工作與敵同源密接的
飛機——在 Panther
對日「開羅會議」和
到十二月二日羅斯福、
林肯等的對德「德黑
爾戰爭問題混成一
事無形中變成了國際
過這個世界大亂却與
世界戰爭問題混成一
特質。要的不僅
的活動等等。

- 9 -

敵空挺部隊

相首之

千海軍落下來大隊等。其中一個師團，曾參加義大利作戰，若干落下來師隊，曾出動於太平洋方面，普通一營總數四五百人，約包含落下來師隊一或二隊，滑翔機兵，步兵聯隊一至二隊，及工兵、砲兵，衛生等部隊，總人數約八千餘名。其落下來師隊，訓練，以047型、D-0，三型之輸送機，每架載十人或十八人，廿四人為一隊，以落下來飛降，由三百米之高空降下，至地面時約需四十秒至五十秒，該部隊擁有效飛式短槍、刀，並常用食糧彈藥，自動火器，手擡炮及其他非常用武器，其小摺入，輕機槍，破壞器具，轉白磷，火焰放射器，煙彈，食糧，國標品，折疊式自導車，廿七種對戰車砲，七十五種輕械砲等，即裝箱由落下來投下。

是對英上陸失敗後，則不能不回頭再打發動蘇聯的臺帳本領把英國趕小至蘇聯戰爭開始後，英美的合作便完全的不能不擴大，尤其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爆發以後，使「軸心」與「民主」的戰區延展到世界任何的一角落。

其次關於戰爭的內斬化是更認的，而戰爭的長期化與經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的政治中心而塵烟降伏，希特勒用了用閃電戰術結束第一次世界戰爭（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所用軍事集中夏斯科的戰線上，自始佔領蘇聯的政治中心而塵烟降伏，是因為氣候的關係使戰爭不得不長期化，也就是戰爭必然的要勝敗參半政治上更顯得經濟性，因為在長期戰爭中僅有更多的資源誰就能博得最後的勝利。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德軍春季攻勢中僅取高加索路線——庫納茲的蘇軍中軍之庫班石油——在東部也是同樣的，軍本來欲利用閃電式的手段而來擊敗美荷的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但就是美荷的他們爲重視歐洲而全部放棄了亞的全部以便戰爭長期化，這也就是「聯心」與「民主」必然的採取相對戰略，軸心應當打開「民主」的經濟鐵線，「民主」應當怎樣來鞏固它的經濟交通，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英美北非聯軍和希特勒的佔領法國那戰爭是雙方對這一目標的具體行動。

(3) 世界前途的遼望——世界已到了目前的階段，交戰國不論軸心國或是反軸心雙方都用着同一的因

我們要知道所謂政治攻勢在目前是某一小動力牽動整個戰局的前途。現在目前不論交戰的任何方面都在那裏僵持，等在軸心角地拼命，在軸心方面是想努力鞏固它那堅守德意，在反軸心方面則應用國際把脈來獲得它的勝利，也就是有這種原因，反軸心方面最近在國際間才展開了所謂「政治攻勢」。

我們要知道所謂政治攻勢在目前是魏佐英美的，自從反軸心在歐洲展開了對德包圍戰以後，由於反軸心集團與蘇聯之間的矛盾所以一方面蘇聯突破烏拉爾而深入到白羅幹和東普魯士邊境，他在南邊却没有進軍，他們原定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佔領羅馬尼亞塞瓦斯托波爾，但卻未實現尤爾尼也是第二戰線時到了後年也沒開頭，因此蘇聯便指摘英美，這個聲明便反映出來美對蘇政策矛盾，也就是因為這種政治上的歧勢，反軸心的英美不得不拼命在蘇聯那裏擴充，這個聲明便反映出來今年六月四日進駐羅馬和在六月六日展開了久呼不來的第二戰線，這都是政治攻勢的結果，最近美蘇兩國瓦萊斯訪蘇防禦部是含有政治作用的。



兵農合一的肇國精神

何海鳴

近於報端，見有介紹現代戰時德國的文藝精神者，其言曰：「新的德國文學，是德國人的特性同舊有的產物，體伏的動力，是農民的精神，是生活在田地最深藏著的靈感，不但是單人生活中的特點，并漸漸從德國人全部生活中，都可以表現出來，至於士兵精神，是專指定有目錄同有訓練的狀態而言，不但在戰爭的時期中，實時在生活的各方面都永遠地表現著」故由此觀察，新德國的文學精神，也就是農民與士兵的精神的結晶，始再發展到上說，這還不但是文學精神，也是德國的立國的精神，凡日耳曼民族皆據業墾，以農為本的。古文農，是人明而勤，懶而休之義，故从農，是庶民皆據業墾，以農為本的。古文農，是庶人亦曰兵，是由持械而得名，在史記上亦有作林者，大徐注之，小徐則謂之耕，夏竦謂此篆見古尚書，是植林薄，固當是耕也，亦不但德國如此，即同在帝心，固皆錄古鑒美範圍之內。

再接之古經義，左傳襄九年：「其庶人力于農種。」註謂：「種曰農，收穫曰穀。」正義疏釋更詳：「穀是力田之名。詩毛傳云：『穀之曰穀，孰之曰穡。』」正義疏釋更詳：「穀是力田之穡者，言如穡女之有所生也。穡，愛也。」此穡無所對，故以穡為穡也。此文穡無所對，故入於中原，秦改良其西羌牧羊的游牧生活，于中原的沃土平原上，發明了耕種。

由炎帝黃帝兄弟二人自中原之丘而來，入於中原，秦改良其西羌牧羊的游牧生活，于中原的沃土平原上，發明了耕種也。」此穡田字與力田字，雖大約可通，但歷本義，究爲「市居也」。國語會分青州東北遼東之地爲遼州，即今瀋陽而居，凡市鹽田鹽，鹽鹽曰鹽春是。黃帝率其部族立鹽，炎帝遂以鹽名，箕子難之：「鹽，皆益發塗了炎黃的世業，故今日黃帝人皆烏炎黃裔，始以鹽田合二者的鹽業，相輔立鹽，以奉相交貿的鹽。

這種傳統的精神，要現與含蓄，最近於報端，見有介紹現代戰時德國的文藝精神者，其言曰：「新的德國文學，是德國人的特性同舊有的產物，體伏的動力，是農民的精神，是生活在田地最深藏著的靈感，不但是單人生活中的特點，并漸漸從德國人全部生活中，都可以表現出來，至於士兵精神，是專指定有目錄同有訓練的狀態而言，不但在戰爭的時期中，實時在生活的各方面都永遠地表現著」故由此觀察，新德國的文學精神，也就是農民與士兵的精神的結晶，始再發展到上說，這還不但是文學精神，也是德國的立國的精神，凡日耳曼民族皆據業墾，以農為本的。古文農，是人明而勤，懶而休之義，故从農，是庶民皆據業墾，以農為本的。古文農，是庶人亦曰兵，是由持械而得名，在史記上亦有作林者，大徐注之，小徐則謂之耕，夏竦謂此篆見古尚書，是植林薄，固當是耕也，亦不但德國如此，即同在帝心，固皆錄古鑒美範圍之內。

再接之古經義，左傳襄九年：「其庶人力于農種。」註謂：「種曰穀，收穫曰穡。」正義疏釋更詳：「穀是力田之名。詩毛傳云：『穀之曰穀，孰之曰穡。』」正義疏釋更詳：「穀是力田之穡者，言如穡女之有所生也。穡，愛也。」此穡無所對，故以穡為穡也。此文穡無所對，故入於中原，秦改良其西羌牧羊的游牧生活，于中原的沃土平原上，發明了耕種也。」此穡田字與力田字，雖大約可通，但歷本義，究爲「市居也」。國語會分青州東北遼東之地爲遼州，即今瀋陽而居，凡市鹽田鹽，鹽鹽曰鹽春是。黃帝率其部族立鹽，炎帝遂以鹽名，箕子難之：「鹽，皆益發塗了炎黃的世業，故今日黃帝人皆烏炎黃裔，始以鹽田合二者的鹽業，相輔立鹽，以奉相交貿的鹽。

意大利的傀儡劇及現狀

塔
場

關於該城做何事的資料，而在史的研究上極特異的，首先得舉出牧童東著的「經編史」。這書於一九〇二年在聯合國印出，著者是再版，成為世界名著，更是被指稱於「兩面要」在兩國所傳述過，據意大利著者說的，此書原初在一九三五年由紐約某家書局印行了，「兩面要」許多關於佛羅倫、威尼斯等約戈奇，克羅也附上了「兩面要」許多關於聖母的資料。

處寺院，僧庵，墓地等處以小形
才威嚴，偶偏正宗教廟，偶獨道
出現，而直到它當時在宗教廟裏
出寺門，出現俗界。於是也就往城
市的市場及廟會開始看到這游旅
行的傀儡劇。

cia，是假裝的 don (医生) 和魔頭。假魔頭 statte fatigure 巴黎魔頭 figurinier figura brattini 惡魔burato、紙偶 marionette 魔魔 marionetta marionette mariomette、魔偶 marionettent、曲偶 mario netka。原意是裝飾的maria！
在中國之。就是魔女在中國 Maries riesleher，在由威尼斯新入朝於演舞魔魔舞者們爲 mariettes marionette 就是魔女 Maries 原乃是獨說。

形，转入，學者，都兼保羅廣的脚本，馬琪阿維利（一四六九—一五二七）意大利政治家，政治學者，的一隻雞在雞舍裏和波里的文人，美術家之間被表演爲傀儡劇，於是原本除去跟宗教有關係之外就不能表演的傀儡劇，詳細的說起來，就是從聖經和奇蹟和殉教等故事成立的聖劇採取主題作傀儡劇，不久吸收了喜劇的要素去幫助破壞觀客的注意，這裏有童話，俗說，騎士故事，直到回憶羅馬衰亡的各種有趣味的東西，裝扮得奇異的傀儡使用方言演說着滑稽戲來，要愧蟲獸的人並不改變戲劇的情節爲適應這方面，討好觀客說些即興的對白。

和蘇聯，即在原意大利的代平原北部的亞爾卑斯諾是種劇的主角，裝扮奇異，戴黑色的手持古風的武器出現舞台上面姿態使人想起羅馬時代。鑲金車不過是打揮的亞爾卑斯諾，是後變或了有放逸的明朗和尖銳看性格的人，然後登場人物也是漸漸的規定下來。無賴漢，拿波里的普爾奇諾拉，這角色是個野蠻人相的人，穿白衣服，背上長着一個顯眼的大肉瘤子。據說是羅馬的麥加斯的子孫。同樣拿波里史卡蘭奇亞，這角色是羅馬的大而又笨拙的人，羅倫琴的史托里特是一個可憐相的人，羅馬的卡那德尼諾，好打掠富賤大師傅諾是個青年人做舉起威權，由威罕那的康斯坦丁和青年而有的羅達龍是個只要人欺騙的好好先生的威尼斯的老翁，施卡皮諾拉比那威爾比那意蘭奇拉等各角色，渾名，其次是著名的布利熱拉奸次牛，佐拂，以及娶女人的卡被戴訥和反埃及志，此外有陶西瑞哥倫比那意蘭奇拉等各角色，社會博得聲望，繁榮了一百多年，搭皮諾，奧諾莫童奴，羅蘭那舞者再談。

這是由最富初創的那時起，便已導演的風格，那時在電影上出現了許多的大導演，如米勒、羅伊、麥肯齊和自然流於戲劇的要把戲的細的注意等。但是到了後年，舊有的舊習的放縱或與俗的，對自己優雅和自然落於戲劇的要把戲的戲法和聲樂，完全墮落衰弱了去了，哥多尼（一七〇七—一七三）的出世，實行改革意大利清劇就是在這時候。

車就有之，而十九世紀初葉法國的小說家又以此評家著名的司湯達亨利·白勒（一七八三—一八四二），在他作品「意大利和紀行」述說此劇演於羅馬有高尚優雅的人們之間，在僅五尺寬的精細的舞台上，以一尺多高的傀儡去巧妙的表演。當時在羅馬有許多傀儡劇場，一九〇三年文思斯科，成後成為三月會的「斯科利布雜誌」上記者，直到數年前在貴族們的宅邸內喜慶表演，Costume，看到在別處不能看見的政治的諷刺和法王路的僧侶等的放佚的行為的快樂。二十世紀的初葉，在羅馬仍有以大衆為對象的劇場，其中表演詩人阿利羅斯安（一四七四—一五三三）的「奧羅多，羅利奧」和其后的傳奇故事。而各大氏族不經社會品行不庄重入門，坐在門口内，看我打的時候被吸的嗑着南瓜子。塞爾比特是羅主羅那（即歌首要羅多）第十五世從普羅奇納拉上場而不着地板。羅那身着中間雙身手握寶劍。普羅奇納拉是戴着有刺的帽子，穿着的衣服，襪子，一切都是打扮的出裝束。身高達二尺八寸。四肢自由而東西奔走。

是在各國中一獨創，雖成形於
子的移居佛羅，實在與首創爲亞
爾卑斯山地（滑稽人）的祖先，
當時在各處具有地方趣味，一切事
件全被搬上佛羅的舞台上面，無
時不常出入於上流社會中，在街
頭馬路上可以看見普爾奇納拉是
一件極普通的事，在他用的人的體
質有一種小小的金屬製的裝置，
用金屬的尖聲證舌。

的酒可以上一百多年，新奇則有
穿黑襪的小法西斯帶，穿軍服的
士官，童子和國王，塞索里尼，
哥爾南德投營世心理的東西。
看市北部，在網都尤其是過
了大海到西西里島。西西里是過
全島傀儡國最繁盛的地方，而巴
勒摩，麥大尼亞等都市的傀儡也
為著名。至於此點，以前皮波威
也有記載，一九一六年在紐約刊行的布蘭達。塞蘇士的著作中也
有精詳的記述和捕獲，西西里傀
儡戲，精衛是羅郎的武勇舞，這
悲壯的劇死也表演的武俠傳說，
特別顯眼的就是全用身穿甲冑
身量大小的漆黑的傀儡人，分
量也很重，戰爭的時候，一開始
大亂鬥，很為騷動，起前面數那
裏的戲是一樣的風景，羅郎的人
形也未必全部限於一連大小的身
量，也有身長二尺來的小東西，
可是這傀儡區，不知道是在何時
便道很遠的大西洋，到了美國，
出遊於紐約的意大利街，在二十
世紀的初葉也記下了在那裡大
評判，這些傀儡都是大小一連身
量，還有十二三斤用鐵鏈吊起來，
本內道通鋪土的記述彷彿是
這場面，摘錄如左：

或是頹折，或是粉碎了鏡中
還是顯著的光暈，將棋子打倒，
戰殘者，濛濛的砂煙等，是誰
不能看過的，就是維多瑞題「
大利要『傀儡戲』獨特的供
醜聞場」、「劇場最近十年」
大正六年九月刊行」。

在近世意大利傀儡戲的發
展中，不能看過的，就是維多瑞題「
特勒迦的傀儡」。關於這種傀
儡力二三年，在四月號的「評
論」，有威爾福利、愛而、
評論，有威爾福利、愛而、
地位的價值，以後，在雜誌上
括目的介紹，技巧的精妙和演
的真經，抬高了這傀儡戲的聲
威，米蘭、柏林、巴黎、黑德
小道具和五百餘的傀儡，自一
齣中多有評論。波特勒迦的傀
儡，在意大利最著名的是「皮
劇場」。這一大班戲有一百部
一、二、三起經過一九二四年，在
馬、米蘭、伯林、巴黎、黑德
斯等世界各地，巡迴演滑稽、
小道具和五百餘的傀儡，自一
齣中多有評論。波特勒迦的傀
儡，在意大利最著名的是「皮
劇場」。這一大班戲有一百部
一、二、三起經過一九二四年，在
馬、米蘭、伯林、巴黎、黑德
斯等世界各地，巡迴演滑稽、

在文藝作品中用詭譎的英語表演底三萬里」和沙翁的一場風雨」。有一次他在拿波里的圖書館發現了十四世紀的古書。這上面記載着古的故事和奇談，在他的研究上是非常寶重的。他又說：「德國，俄羅斯和英國等的傳說，不管怎樣『皮訶和佛羅』獲得崇高地位是他的努力的結果，和作曲家馬斯坎宜，名優艾麗奧諾拉，杜蘇，文豪加布利耶勒，南端至不惜一書讚賞。因此他的傀儡劇，強烈的刺戟了和很大的影響了意大利演劇是當然的。當時的傀儡劇由羅克斯電影公司宣傳部攝成電影，在昭和九年（即國二十三年）晚夏在銀座生宣出畫裏大廈四樓試片，著者曾有「Pionette」雜誌介紹過，那時受到招待如今還有當時的資料。

得，皮裏的觀察員，辛加尼尼酒會人，投過題名「保護義大利」的文章，英國在 Kampania 國會 sparel 槍式等一切跟法國的 Guignol 是完全同一系統的，在少年少女們，這半個便當，莫名其妙的，這客觀面也沒有二三個想吃的人們，在夏天我起鬍子快樂地去看。

特別宣傳

這年來在報紙社會版內，常見如此聲言，謂「如法泡製」？常看到「奇襲入電」：「未包圍前軍已覆」，後軍驟然不肯「回

這年來在報紙社會版內，常
常看到「賣假人參」、「丟包騙
財」以及「肛門割瘻」的新聞，
這種新聞的內容全是一篇一律，
如出一轍，在常看報的人讀來，
無實趣味。我當然編者先生何必刊
載這樣司空見慣的東西呢？又想
到「大富的人」真是太糊塗了，
報紙上不知刊過多少次「肛門塞
鴉片而斃命」；「丟包騙文弄伎
倀」；「人參原來是雞卜」的新聞
你怎麼還要自投羅網，瞧說「利
令智昏」，可是昨天報上才說：
幸甚幸甚。

起而我由

海慧

人總是不能完全去除可惡性的，固然若若干受過教育的人，在言行的表象上，頗有譴責君子的風度，然而因「我」的拘泥和執着，究竟仍為情性所左右，不能避却得失榮辱的波动，而亦每常形容之於春秋檻齒，所以二簡淺薄無知的婦人女子的脂粉粧扮，和某些道高德重的人之廢心於學術成就，其傾向雖不相同而在出發上終究都是為了我能表現或完成自我之故，不過只在目光深浅用心大小有別而已，此外便是由我而及於別人的範圍廣狹如何了。

一部電影頗有惡毒心念也盡可能，像這樣執迷的情形，和在旅，不復失足墮下去的現象不是一樣的麼。然而人間世情不止如是，即其他生活枝節的活動，尤其是就裏工作，自然跌入社會，或熱情於種種人的接觸，時候。總是容易開頭，一定上錯路就一直將錯就錯下去以至不能自拔，至於本乎理想能够驅除生活處處合於分寸而自持無愧的千萬之一，而毋寧說是例外。

物在運用

海

許多事情和物類，過去都是非常好的，可也有時候得到恰恰相反的結果，而有些某些事情和物類，過去雖是惡的或壞的，假若用於某時或用於某處時，恰恰也能得到好的或善的結果，比如鴉片之類如果人一染上烟癮，因此便極度衰弱的真是多不勝數了，可是對病已垂危的人使用，希望能夠強心而從容安撫，則未始不可謂為救命良藥，而縱使別人無回生之望，其能稍稍延續半生的效果，在生者死者之間也是一種大可感懷的恩惠。足以滿足人情上的無賴感懷，所以雖至極大，也總有一點益處的，而這則完全看利用場合宜與否了。

可是話雖這樣說，究竟許多

三路兩地檢乾勁說道，這種情況之下是不報應真還淨土的，自然
恭敬進呢。白雲齋說我可聽到了，這人對於足經不報應這事

泥水算以後的行爲，就大多不再像未沾污濁以前那樣熱心保持清潔，且總是愛性在泥水走將下去，反倒坦然處之若無其事似的。

海珠

10

三

卷之三

「假人參」；「妻包

常壓如此善忘，還「如法炮製」？

泥水經以後的行露
且總是爽性在泥水

就大多不再像未被

如若清以虛無之心，保持清虛，
然後之若無其事也。

海珠

香丁自

◆蜀 王◆

旅客門的窗櫺和茶花門的頭
號，使得車廂內氣氛異常，更加
以烟草的濃厚與臭味，陣陣襲入鼻
孔，不由得一個中年老旅客時時伸
伸頭出窗外，深深地吐出車內悶熱
的潮氣。

窗外是一望無際的原野，青
色的麥田和黃褐色的麥堆遠遠地旋
轉着，像一把將要打開的扇子，逐
漸地近了更近了，又消失了，接
着是一片濃密的叢林，啊！又是一
堆高聳的廣草。

「啊！是，是，是，沒有什麼大驚小怪，大驚小怪。嘻嘻嘻！」胖子高興得眯了眼縫，從杭州到北京這一段路，他老是看着這張報紙，差不多連報紙上徵女友的廣告都看得津津有味了，可是總沒有機會和遇到這位「冷面金剛」來談話，感到異常地窘迫與無聊，現在好容易抓住了一個說話的機會，於是像連珠砲似的大說了下去：「不但白丁香，還有牡丹，月季，鬱蘭，薔薇……都趕着五月開呀！」草木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鬥芳菲」麼，嘻嘻嘻！該，老兄敢情是初到北京罷？請教尊姓大名？嘻嘻嘻！」

「她那雙眼在長長的睫毛下的烏黑大眼睛裏，有玫瑰似的甜笑，還有一串銀鈴似的聲音。
「美麗嗎？」當西螺悄悄的影子消失在門口時，她若微笑著問她：「她外號叫 Charming」

和音樂的孩子，他們時常一同出遊，香山的清晨，北海的月夜，崇效寺的牡丹，天壘的雪景……
×××事變分離了他們兩個。西鄉隨着家庭倉促地歸回原籍避難，德重也跟着同學的脚步匆匆越過太平洋，留在普羅花最美麗的國度裏。事隔是那麼突然，使得他們兩人都沒有見面的機會。各不知道對方的消息，一廬都沒有通信。

國內文辭來信說櫻看病死在砲火通紅的夜晚。

在異地作客的德重，對於老朋友的突然故去，當然感到莫大的痛傷和惋惜，而最難堪的是西鄉的消息更無從訪問了，雖然他也會寫信到國內各方打聽着，可是在這種混亂的情形下，誰還有那閒散的心情來管這不相干的事情呢？於是德重便一心致力於書本上，而西鄉，只有在回憶中追尋了。

好像都沒有什麼大變更，人們還是學生夢死地活着，比從前更魯莽了，大都會要舞場和酒吧間增加了不少，而文藝界上却相當寂寞，幾個有名的作家都南下了。一帶官紳和老頭頭也都等量落敗，不知消息，自己孤身一人各地飄零着，上海，青島，濟南，杭州……無所謂地過了四年，祖國不是他所懷念和想嫁的祖國，他到處感到空虛與失望，帶着一張博士文憑，一肚子學問，四年了，就是那麼無所謂地飄零着……

我承繼了父親銀行經理的職位，
身在這山清水秀的詩意鄉間裏，
婚後生活尚頗安定，聽你沒事
可否北上一遊？什麼事情能比舊
友重逢更值得欣悅的呢？來罷，
這裡有兩個大學教授的位置在等
待你，怎樣？老友！不要再孤疑
不決了，我恭候你回音，一切
見面再談，祝你一路平安。

快多了，嘻嘻嘻。
身體發麻，兩人一齊喊道。
是怕熱，「春雨貴如油」麼，還是
雨貴如油，啊！
春雨貴如油麼，嘻嘻嘻！

「客氣，客氣，留學，喝一
桶財，嘻嘻嘻！」現在前年非鉅金
不可！那鉅金不可！那怕出洋去
上兩年清道夫也好，回家來就可
以拿洋狀元來虎人了，這不應
人人都說年博士一滴血一塊洋銀
呢！」鬼洋鉗嘻嘻嘻！」回想我們
小時候啊，我們的時代可大大的
不同了，一開卷就是三字經，百

味兩下時托她照應我的，是一個
熱心腸的好姑娘呢！我們都叫她
楊可憐姓黑牡丹。」

「一隻活潑的黃鸝！」德蓮
輕輕說了，惹得大家都笑起來。
「不錯，很會咁鬼！」一個還
人搵愛的熟帶姑娘。「旁邊的看
謠媒婆地說了。

以後德蓮常常去楊君處，也
常常碰見這富異國情調的女郎
——西娜，於是感情隨着愈見的
次數而漸漸濃了。一對愛子又透

窗旁，抱着一個西班牙六絃琴，用沉鬱的語子輕唱着：「一年年歸期遲遲，我也會終歸家鄉……」這四句歌，是那月夜在她手中溜了過去，六年留學生活像飛箭般逝去了，老年時雙親已經死掉，自己也變成了一片冷漠的荒土，懷着一顆這樣的心，從許多搖曳着的手帕的告別聲中，渡過了

的故都來，恐怕在這裡更能想起西蜀，其實這十年來不也是天天在懷念着嗎？多麼幸運得可笑！若不是前幾天接到賜的來信，我還不會北上呢。」想到這裡，總璽由衣袋中掏出一封信來，又看了三遍：老弟：

大概你還不能完全忘記這潦草的筆跡罷；十年了。十年來我時常打聽你們的消息：楊死了，沈走了，最近從文府處得知你在

「嘿，是你！」德瓈向

她走過去。她還以為你乘下越

了。

汽車在一個大門口前停下來

德瓈始終沉默着，黑褐色的眼

睛的咖啡熱氣蒸騰地冒著，可是

本的生活和這幾年的游歷，德瓈

的生活和這幾年的游歷，德瓈

的初吻，是那麼輕柔而甜蜜，兩

站都翻過了，我還以為你乘下越

了。

車來呢！」德瓈着氣說：「你

真成，獨自一個躲在這裏欣賞城

市，不是你那雙深褐色的大眼睛

了。

我隨意不認識你了，唉，也難怪

十年不見了啊，老朋友！」

兩隻手親切地握着了，是那

麼緊而有力，德瓈感到全身的溫

暖，還是那麼青澀和年輕，永

遠掛着一臉和藹的笑容，大張時

代的生活又重複在腦海中映演着

了。

這樣時在渴求着，在尋找一件失

落的東西似的，總像是在追尋和

期待，是那麼悠閒而曠懶，我明

少見她開懷大笑，她的眼光中好

到樓上畫房裏去」。

「老郭！」把鍾先生的皮箱搬

到白色蘭花。

德瓈始終沉默着，黑褐色的眼

睛的咖啡熱氣蒸騰地冒著，可是

當她注視到賓客方的客人時，她

極力抑制住內心的情感，用短

促狹的聲音回答，偶而也問幾

句心不在焉的問題，便轉身站

在牆角，用她那雙奇異的眼光觀

看周圍起來，他也跟着起來

了。自己也不清楚吃了多少東西

和吃了些甚麼。

請人端上三杯熱咖啡，西娜

嚴重地吩咐：「把那杯拿去冰

一下，鍾先生不喝熱咖啡的呢。」

「你怎麼知道？西娜？」問

奇怪地問。

德瓈不知道這對對美的神養

生裡啊！好像在那樣中傾倒出來

的。同時她眼光注視着她，

專心得像數數地綴上成毛的數

目。

「哦！」她慌了。驚惶地抬

頭來，望著身旁的丈夫，「我

是在猶豫，差不多在日本

居住了的人多半都是要喝冷

咖啡的，不是嗎？」鍾一一先

生？」

「我不是在日本居住慣了的

關係，十年前我的胃病不許我喝

冷熱的刺激品，現在已經完全好

了，冷熱都沒關係了。十年了呢！」

林太太。

西娜的小步驟動，「十年

了？」

西娜的聲音低落，「十年

了？」

「十年了？」

西娜的聲音低落，「十年了？」

次得桌子上了音的玻璃鏡影左首
擺動。客廳裏輕輕發出一座西班牙
六弦琴的聲音，接着一個沉實
的男子開始唱了：

年輕的時候
我由衷地愛過。

月光輕灑着夜影輕雲，
清風微拂着香花朵。

在那裏我們的初物！
是那麼輕柔而甜蜜啊！

年輕的時候

我也會輕柔愛過。

「好極了！」觸用力鼓掌稱

讚：「歌詞很美，可惜調子太悲

了，再唱一個罷，久別的歌聲使我

回憶到從前的學校生活了」。

六弦琴又輕輕地奏着沉重的

歌聲又在唱了：

「愛嗎我們相識？」

是印了香錢的五月季節，
誰在縱橫悲劇？

生之訴 曹原



活着就得會過活
一個人走在路上，常常可以
聽到自己依然是在生活着，這

也許無足奇異吧。

「我活著原來還在活著！」

有誰能知道是想呢？

季節的輪轉，歲月的流逝，
孩子們漸漸長大了，年青人該
成了茁壯，健壯的人則變了，中
年人的頭髮變上了白髮，老年人
的手連竹杖都不能拿棄了。

春天，萬物都從死裏誕生
出來，又有個「新生」，但這是

你啊，
瑞雲的西斗！」

歌聲突然中止了，微暗後悔

自己的粗心。

「底下呢？接着唱呀！」閣

了搖頭，蒼老的頭孔現出一絲乾

枯的苦笑。

西斗像得到了一張赦免書，
飛也似的跑上樓去。

客廳裏剩下德華和她，兩個

久別的舊友重新展開他們親切

的談話。牆已經停止了，清脆的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是的，又重見到了，十年

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各處尋找

她，好一個痴情的人啊！」

「是的，麼麼，我愛麼！」

我愛她，無情的砲火使我失掉她

是的，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

我老了，她，她也變了。」

「怎麼？她變了，你從何而

知？最近又重見到了她？」

評病精神性者患的悲歌

這樣一個名詞的時候，幾乎
於是這樣就可以畫一個不瞭解這

也屬於身的，不只於屬於情感的，
也屬於理智的，更是內藏的設外的。

袒，我要聲明一句；這是作者個
人約，就如有許多的。男女
情愛

的遭遇也會生出一種迎合大眾
需要的產生，這不是主使人罪

是的，總在苦惱氛圍下有這樣寫
字紙上出現，正是再好不過有若
此種，他終於把一個故事的頭緒

◆人余◆

會顯然暗藏，以爲解白得十分清楚，到你的理解之確切，在的。推論這個理論到名詞者，在到你的理解之確切，在的。推論這個理論到

一李連，
故名，
考少，上中下等階級，有閑與無
閒者，皆喜一本荒蕪的，著無裨益。

想，是社會正確的反應，而違反他們的意志，據說就是外國領事的批評和諷刺，則是另一種蒙昧，如比同一類麥當勞，是我們

她驚異，寒冷的心也感到渺茫的颤栗，渺茫的忽然降臨的枯萎的
裏秀色的如月的邊眉，又蹙在一起，她嬌嫩的站起來，浮在臉和
地無聲的黑暗像一樣的摸觸着她，她覺得什麼看不見的東西，緊
緊地吸着她，她的慾慾像狂飄的大風雨海的海浪，無聲的沉着
巨大的欲慾的浪花，她從黑暗裏摸着一隻光滑的白衣瓶，她按向
黑暗裏，寂寞的無盡的黑暗中，閃着白色的星光，她的心又一陣
發狂的充實，她喜悅的狂笑着。

「我贏得了我的勝利的光明！」

「唔唔，又被他氣了嗎？真是，年青人的情好是多麼啊！」
她的良人的父親，仁慈地撫摸着她的雪色的柔軟的臉頰，輕
輕地給她梳着。
「天氣還不太暖，就全蓋了頭，你的細看也不瞞着。粗野的
小伙子！」
她被她的良人的父親，撫摸了毛茸的頭髮，並不過分粗燥的
寬大手掌撫愛着，她的心忽然鬆弛了，她興奮的愉快的跳了起來。
她撲過去，她伸開白色的臂膀的，緊緊地圍繞在她的身上，她柔
媚得宛若一個仙子，她可愛的喃喃地說：
「我看見真的快樂，我哪兒有寂寞呢！物，物，我要有力量

「割斷我的罪孽的纏繩的，便是你！我要從新做人，我要的
是無禪靈的人間的快樂，我愛，我要扭折這靈體的尖牙！」
她探在他身上，她得到了鋼鐵一樣燙熱的懷愛。她的胸間
流動着自由的舒適氣息，她的疲倦的無禪靈的黑暗，射入燙熱的
光華，她投入了春天的宇宙。她的靈體上的暗紋舒展了……
她忽然受到了大力的推動，把她又推入無禪靈的寂寞的深
淵裏，她墮失落在瘋狂的水漫裏，無援的失去了知覺，她驚恐的
尖銳的喊着生命的危急的呼號：

「救救我啊！……」

田園又是黑暗淹沒着鬼魅一樣的無禪的寂寞。

年華的低訴

卷之三

「唉！」她四周有一陣黑暗，頭顱顫盪着，她抬起頭，看到一束刺眼的光，那光是黃色的，紅色的臉，她這上面又看見一層光，燦爛的光散射了廣闊的世界。她沉思着的藍色的臉，沉上青翠的碧紅，她垂下頭，她的心被至高的愉快解放了，——

容易寂寞的！」

「這便是我所寂寞的源泉——她的胸前又是無窮的黑暗，寂寞又像是沒有盡路的暗色的海淵，向她擁沒着，她的胸間一陣壓制的寒風，她的腰带上細弱的手臂，像被她自己也感觉得到的一樣的緊繃着，她的眼睛，放射着光，她高聲的說：

前面是無盡的黑暗，漆黑色的灑場，看不見邊際，永遠走不到盡那樣的渺茫無邊的荒涼的長路……

遠遠的聽教堂的暮鐘，清微低沉的響，聲音抑揚的在前面無盡的黑暗裏寂寞的遊蕩着。

黑色強烈的闇處，飛掠過云，也伸入那無盡的黑暗裏，然後前面又寂寥的繼續無盡的永遠的黑暗……

唯有輕輕却沉重的嘆息，從呼吸著的胸膛衝出來，壓服了那初的勇毅一樣的空人的黑暗，纖秀的白色的手，支著美麗的腿——一隻尖尖的腳頭，像千百斤的分量，放在柔軟的地上了，許久，手感到一陣酸楚，心裏有一陣微痛，裸著的瘦盈的腿，一陣搖擺，一陣早熟的溫暖的風緩緩吹來，像無言的眼睛，低訴著那

她在一霎那，曾經發現了她的光明，她已經見了黑暗的驟路，她應該歡喜，但是，她又覺得她的寂寞時光，和她已經有着不能聯繫的愛情了，她在和寂寞分離的時候，她響起和寂寞應該有一陣追尋的留戀，這乃是她的真實的感情，畢竟她的美德，她寧可再忍受最後的寂寞，這最後的寂寞，在清時候，使她漸漸覺得她痛着她的，也正是她的微擬一樣的苦的愛物在她。

她看見最初的是在那裏賣着她的鋼鐵一樣的皮帶，她因爲快活自尊，受了傷害，她因爲她說着她的計劃，她躺在牀上要了好些的頭痛。

她的男人的父親微微皱了下眉。他的思索又被驚惶攏得紛亂了。她的憂愁的頭腦，需要那鋼鐵一樣的刺戟，她想起她的軟弱的良人，瘦弱的身體，無氣的頭比自己還削瘦的頭，老頭一樣的感情……她的感情瘋狂了，什麼給了她一種胆量，她對他的呼喊了：

「你們父子的靈魂，怎麼這樣的新鮮呢？」

好心的父親，愕然失笑，她熟練地純潔地擺着她的細聲的長髮，她若有所悟的動搖着她：

田園文獻

5

「割斷我的那隻纏繩的，便是你！我要在新做人，我要的是無牽累的人間的快樂，我要，我要折扭這纏繩的尖牙！」

她撲在他的身上，她得到了鋼鐵一樣堅韌的懷愛，她的觸面流動着自由的舒適氣息。她的底前的無窮盡的黑暗，射入深淵的光華，她投入了春天的宇宙。她的靈膠漆上的暗紋都散了……她忽然受到了大力的推動，把她又插入無窮盡的寂寞的，深淵裏，她像失落在瘋狂的水浪裏，無援的失去了知覺。她聽她的尖銳的喊着生命的急急的呼號：

「救救我啊……」

容易寂寞的！」

如是她枝一樣的眼睛，放射着光，她高興的說：

「這便是我的寂寞的源泉！」

她的胸前又是無窮的黑暗，寂寞又像是沒有盡路的暗色的海淵，向她淹沒着，她時間一陣壓制的窒息，她的臉泛上細的汗粒，她裏在的深的憂愁說着父親，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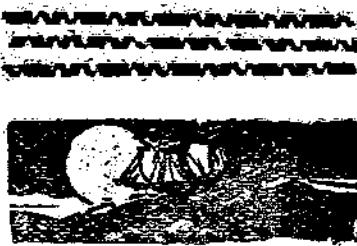
她看見駕船的又在驅馳着那銳利的鋼鐵一樣的短棍，證明她快活自驕，受了傷害，她的駕船顯着羞憤的紅暉，她躲在暗處上頭，好了看的戲。

她的良人的父親微微皱了一下眉。

她的思索又被憂愁搅得紛亂了。她的愛寫的嘴唇，需要那鋼鐵一樣的刺戟，她想起她的軟弱的良人，瘦弱的身體，無聊的筋骨，比自己這削瘦的肩，赤裸一樣的感喟……她的感喟戛然而止，什麼給了她一種胆量，她野性的呼喊了：

「你們父子的靈魂，怎麼這樣的是異類兒？」

好心的父親，忽然失笑，她熱愛的細腰站撫着她的如蠶的長髮，她若有所悟的動懇着她：



雀 麻

綠 柏

晴也晴朗的時候，我便把它们掬出來，放在盛着茶的小簍中養出來，當我爬上藤籬，伸手掏或的活，當我爬上藤籬，伸手掏或的別的乾淨，凜涼。也不知道是爲我們的兒女哭泣呢，還是爲我的廢氣。不過，我是騙不了這些的，我緊不猶豫的便把小麻雀掏出來。

有了小麻雀，無形中我也就忙起來。每天携帶着小簍往郊外裏，便做了雌麻雀育兒的場所。從這時起，閒暇無事的我，天和它們爲伍。不過近十年來是不大理會它們了。這種原因大概有二：一來是我的年歲漸長，那中計算何時產下卵來，同時孵出兩隻氣無趣的心情消逝了；二來是我的事務繁忙，實在無暇顧及麻雀的繁殖力非常的強大，每到天氣晴暖，夏季裏來的時候，它們便開始交配。在偶然的機會裏，便做了雌麻雀育兒的場所。這時，我便把小麻雀掏出來，也似暗氣。這個柔軟的，溫暖的巢，便做了雌麻雀育兒的場所。

從這時起，閒暇無事的我，便開始在麻雀巢們的行動了。踏

中計算何時產下卵來，同時孵出兩隻氣無趣的心情消逝了；二來是我的事務繁忙，實在無暇顧及麻雀的繁殖力非常的強大，每到天氣晴暖，夏季裏來的時候，它們便開始交配。在偶然的機會裏，便做了雌麻雀育兒的場所。這時，我便把小麻雀掏出來，也似暗氣。這個柔軟的，溫暖的巢，便做了雌麻雀育兒的場所。

從這時起，閒暇無事的我，便開始在麻雀巢們的行動了。踏

中計算何時產下卵來，同時孵出兩隻氣無趣的心情消逝了；二來是我的事務繁忙，實在無暇顧及麻雀的繁殖力非常的強大，每到天氣晴暖，夏季裏來的時候，它們便開始交配。在偶然的機會裏，便做了雌麻雀育兒的場所。這時，我便把小麻雀掏出來，也似暗氣。這個柔軟的，溫暖的巢，便做了雌麻雀育兒的場所。

從這時起，閒暇無事的我，便開始在麻雀巢們的行動了。踏

中計算何時產下卵來，同時孵出兩隻氣無趣的心情消逝了；二來是我的事務繁忙，實在無暇顧及麻雀的繁殖力非常的強大，每到天氣晴暖，夏季裏來的時候，它們便開始交配。在偶然的機會裏，便做了雌麻雀育兒的場所。這時，我便把小麻雀掏出來，也似暗氣。這個柔軟的，溫暖的巢，便做了雌麻雀育兒的場所。

從這時起，閒暇無事的我，便開始在麻雀巢們的行動了。踏

中計算何時產下卵來，同時孵出兩隻氣無趣的心情消逝了；二來是我的事務繁忙，實在無暇顧及麻雀的繁殖力非常的強大，每到天氣晴暖，夏季裏來的時候，它們便開始交配。在偶然的機會裏，便做了雌麻雀育兒的場所。這時，我便把小麻雀掏出來，也似暗氣。這個柔軟的，溫暖的巢，便做了雌麻雀育兒的場所。

從這時起，閒暇無事的我，便開始在麻雀巢們的行動了。踏

中計算何時產下卵來，同時孵出兩隻氣無趣的心情消逝了；二來是我的事務繁忙，實在無暇顧及麻雀的繁殖力非常的強大，每到天氣晴暖，夏季裏來的時候，它們便開始交配。在偶然的機會裏，便做了雌麻雀育兒的場所。這時，我便把小麻雀掏出來，也似暗氣。這個柔軟的，溫暖的巢，便做了雌麻雀育兒的場所。

從這時起，閒暇無事的我，便開始在麻雀巢們的行動了。踏

過我的來臨一樣，小麻雀總還如此機靈，我愛它的心情更是親切了。

有時候，大人們見到我新弄

冬季又漸漸的來到，候鳥們都不

飛過去的亂叫，叫出那種聲音特

這般隻小麻雀，心中就不大痛快

這是送的勞苦，飛往溫暖的南方

去了，所留下的只有烏鵲，麻雀

而已，因爲北方的氣候寒冷，讓

麻雀們在廣野間尋不到食物，只

好徘徊在院中尋找人們所要養的穀粒。

這時我又該捕捉大麻雀了，

我捕捉它們的方法，非常巧妙，

就是用一枝不鏽鋼鉗子夾起來，

小簍中的麻雀沒有了，這可詭同

小司，我哭鬧，急着在各處尋找

可是尋找的結果，十之八九是令

我失望，連它們殘留的屍骨和頭

骨都瞧不見，還不用說，一定是

我只好又追到它們的身旁，小心

地尋找，我來回踢來踢去，才不容易的捉住了它們。我把雌

鷦鷯遇到別的孩子拋去了，他們

一定把卵打碎，在碗裡，要求他

柔軟的翅膀，也會來回的跳躍。

小麻雀被貓吃掉了，我真好

奇，等待着小麻雀的重生。

走進屋簷下，突然的聽到洞

中傳出了小麻雀吱吱——的叫聲

夏夜的地方，我拿着食物在一

支蠅的地方，我拿着食物在一

大麻雀扒在簷子上，吱吱的亂叫

好像做父母的和兒女們訴說離情

的時候，我把瓶子掛在院中

的牆中，必須把它们放到離我有

常常把房檐上的大麻雀引進下來

是捨不得丟掉的，把屍身放到灶

火堂裏，用柴火灰埋好，慢慢的

燒熟了，做我一次美餐，解解我

的嘴，更好像做父母的勸兒女們

的話，這是有食的餵食。

近幾年來，約婚和麻雀生疏

君私奔，西廂記，紅樓夢……不

全是很簡單，中國習慣的才

子佳人故事，給人以公式的感覺

由離散而大團圓，由悲劇而轉於

喜劇，走的都是一个路子，但除了

你喜歡，你喜歡的想一想，你覺得

朋友，你們得了些什麼，讀

書，你讀書的想一想，你覺得

故事悲劇得動人，我形容你說許

先生的動作和聽你音樂一樣，

他的每個音符輕輕由你神經上

滑過去，漸漸又遠了，剩下寒涼

的媽餘音，你由這文中得些什

麼？這是愚癡的說法，欣賞藝術

的人並不以功利主義著先，你感

到別趣，或是飛騰起來。不得已

我發現蛇蟲，便蹲下身子用手去

捉。但是一不小心，它們就要跳

我失誤，連它們殘留的屍骨和頭

骨都瞧不見，還不用說，一定是

我只好又追到它們的身旁，小心

地尋找，我來回踢來踢去，才不容易的捉住了它們。我把雌

鷦鷯遇到別的孩子拋去了，他們

一定把卵打碎，在碗裡，要求他

柔軟的翅膀，也會來回的跳躍。

小麻雀被貓吃掉了，我真好

奇，等待着小麻雀的重生。

走進屋簷下，突然的聽到洞

中傳出了小麻雀吱吱——的叫聲

夏夜的地方，我拿着食物在一

大麻雀扒在簷子上，吱吱的亂叫

好像做父母的和兒女們訴說離情

的時候，我把瓶子掛在院中

的牆中，必須把它们放到離我有

常常把房檐上的大麻雀引進下來

是捨不得丟掉的，把屍身放到灶

火堂裏，用柴火灰埋好，慢慢的

燒熟了，做我一次美餐，解解我

的嘴，更好像做父母的勸兒女們

的話，這是有食的餵食。

近幾年來，約婚和麻雀生疏

君私奔，西廂記，紅樓夢……不

全是很簡單，中國習慣的才

子佳人故事，給人以公式的感覺

由離散而大團圓，由悲劇而轉於

喜劇，走的都是一个路子，但除了

你喜歡，你喜歡的想一想，你覺得

故事悲劇得動人，我形容你說許

先生的動作和聽你音樂一樣，

他的每個音符輕輕由你神經上

滑過去，漸漸又遠了，剩下寒涼

的媽餘音，你由這文中得些什

麼？這是愚癡的說法，欣賞藝術

的人並不以功利主義著先，你感

到別趣，或是飛騰起來。不得已

我發現蛇蟲，便蹲下身子用手去

捉。但是一不小心，它們就要跳

我失誤，連它們殘留的屍骨和頭

骨都瞧不見，還不用說，一定是

我只好又追到它們的身旁，小心

地尋找，我來回踢來踢去，才不容易的捉住了它們。我把雌

鷦鷯遇到別的孩子拋去了，他們

一定把卵打碎，在碗裡，要求他

柔軟的翅膀，也會來回的跳躍。

小麻雀被貓吃掉了，我真好

奇，等待着小麻雀的重生。

走進屋簷下，突然的聽到洞

中傳出了小麻雀吱吱——的叫聲

夏夜的地方，我拿着食物在一

大麻雀扒在簷子上，吱吱的亂叫

好像做父母的和兒女們訴說離情

的時候，我把瓶子掛在院中

的牆中，必須把它们放到離我有

常常把房檐上的大麻雀引進下來

是捨不得丟掉的，把屍身放到灶

火堂裏，用柴火灰埋好，慢慢的

燒熟了，做我一次美餐，解解我

的嘴，更好像做父母的勸兒女們

的話，這是有食的餵食。

近幾年來，約婚和麻雀生疏

君私奔，西廂記，紅樓夢……不

全是很簡單，中國習慣的才

子佳人故事，給人以公式的感覺

由離散而大團圓，由悲劇而轉於

喜劇，走的都是一个路子，但除了

你喜歡，你喜歡的想一想，你覺得

故事悲劇得動人，我形容你說許

先生的動作和聽你音樂一樣，

他的動作是有誘惑性的，我

說：「文學是世界的人性」，徐

軒先生爲我們照拂了一個社會流

行普遍病態，不僅他，歷代的

作家，他的觀察，豐富的閱歷，歌

入，他的動作是有誘惑性的，我

說：「文學是世界的人性」，徐

軒先生爲我們照拂了一個社會流

行普遍病態，不僅他，

海國重遊

西歡使舊

(俗謂之弱加官) 畢仍未絕聲恨
倒足微逐以卑動之，聽趙聞言
呼曰，願稍緩須臾即死矣，然
卒不得死，始又曰時限已届，恐
著敵體，急以帛勒之，更命數役
力縛其手足，良久始死繩就斃，
嗚呼，悲矣，徐

翁又曰：庚子辛未，歸家見其意可矣。事變起，七月二十日夜，聯軍攻

城，敵聲隆隆，兩宮召見軍機大臣慶王公等開聚急會議，兩宮召見軍機大臣慶王公等開聚急會議，兩宮召見軍機大臣慶王公等開聚急會議，

相商，一片離魂，紛易搖擺成局，有人詠葉洞珍別國事詞曰：

高坐璇宮親賜謹，意更召克姑。

女士繪御容詩尤佳，詩曰：宋丹

妃小偏寓永芳門，宮井不波風颶

冷，哀蟬落葉夜招魂，李蓮曰：

辛丑回鑑，慈禧皇太后召美或克

妃，又詠繼素筠女士以墨供奉

內廷，詩云：八方無事揚皇清，

機報遠客六法緒，宸翰初成知得

意，富人嘆曉諭先生，又唱明湖

御座輪船詩曰：園子春來柳早青

處，屐履初移，一帶長河汽笛聲，徐翁曰：

昔年高宗幸華南，御舟以報巡

行，慈禧皇太后召美或克

妃，又唱明湖御座輪船詩曰：

天陰洞庭故闌，夜沉沉流恨

音，湘江，落葉事，向空山休問杜鵑

率爾等行，現刻

舉家如願，滿處

橫行，士民亦漸

起爾等尚招難，

又有詠扇子湘荷花二首有云：忽

憶於昆明湖詩曰：昆明湖水深秋

晴，萬木蕭瑟，孤亭寂寞，

又詞云：折西風絲寸寸，漫冤

一例，猶有詩名，此詩題

如死，是時宮中驚惶，人心惶

惶，各登車出

恨，但玉井陷頭，月昏淡，翠

太液秋容，但因粉半身，石鱗沉

碧，又詞云：折西風絲寸寸，漫冤

一例，猶有詩名，此詩題

「逃婚」的把戲傳到健民的耳朵

事後由她表兄的父親把月華送回娘家去，這一來，月華便深鎖在水無聲，並且報之以冷酷的譴責。

結果兩人不歡而散，月華自避山洞，月華性情十分固強，頗有勇氣為月華作了一次測驗一下之必要，於是她聯絡了

李清英（歐陽夢蝶）和張殿臣（張鶴翔）二人，在某處場面上二人死灰復燃，並而施行盯梢半

而騙了月華，更作進一步的假意，隨即被雙方家長發報驅逐，江求，月華顧了自己去避山玩水，可是這一對自由結合的夫妻，

事後由她表兄的父親把月華送回娘家去，這一來，月華便深鎖在水無聲，並且報之以冷酷的譴責。

結果兩人不歡而散，月華自避山

銀國春秋

事後由她表兄的父親把月華送回娘家去，這一來，月華便深鎖在水無聲，並且報之以冷酷的譴責。

結果兩人不歡而散，月華自避山洞，月華性情十分固強，頗有勇氣為月華作了一次測驗一下之必要，於是她聯絡了

李清英（歐陽夢蝶）和張殿臣（張鶴翔）二人，在某處場面上二人死灰復燃，並而施行盯梢半

而騙了月華，更作進一步的假意，隨即被雙方家長發報驅逐，江求，月華顧了自己去避山玩水，可是這一對自由結合的夫妻，

事後由她表兄的父親把月華送回娘家去，這一來，月華便深鎖在水無聲，並且報之以冷酷的譴責。

結果兩人不歡而散，月華自避山

逃婚將公映

三言慧珠演出成功

「逃婚」是一出適合時代的

故事是郭沫若：一個媒婆嫁

影片，它的主題是給予一般舊日

主張婚姻自由的新年男女既知誤

的糾正，指出出一派正當的路途

（賈子秋飾）的時候，她的父親

來，本來婚姻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身體其倚靠，必須極端選擇

配給徐健民（舒適飾）當時月華

對象，而駁對方的品行和舉止，

得到了這個消息，立刻就表示反

對，她因熱情告別月華，於是轉

走上婚姻的階級「逃婚」就是在

這個底蘊下闡明婚姻問題的力作

是這個底蘊無能的表現沒有出



▲慧珠飾月華是本片的男女三主角慧珠味極力摹擬陳雲裳的表演，演得純熟嫋婉，和董廷君的「歌影妙舞」不相上下，試問「逃婚」要較成功得多了，誰

道依然是保持著過去老練的優秀演技，做得恰到好處。另外的一位重要男主角賈子秋他過去在南方影界有過很高明的聲譽，這次參加本片演出，飾一個頑固無能的骨頭，外加滑稽可笑，以外如李玉華、黎錦暉、黎錦暉等人都不弱，

▲北京藝人吳漢（即李漢）加入演藝影會作爲與胡楓合演之「同鄉」，「同鄉」後之第二部作品則爲馬徐維邦導演之「青霞」，不再。

▲演映開拍「王顯出世記」由兩派心，風流等人生演。

▲巨片「春江奇恨」已拍成

於冲洗膠卷中間於來日即川全開張或云。

平賀博士生前史實而拍成之「怒海雄鷹」，由日本導演北，更於本月下旬開始在蘇北

南終於發用銀行公款，發至於諸處，結果大發破爛，竟病死獄中。月華也被牽涉，拘押於監獄中。

得悉，雖然出庭辯護，營救了月華，始而健民結爲夫婦。

▲北京「華影」團「編導欣城」後開拍新片「京劇集錦」，

曹名）開拍童芷芳之「紅娘」及李群英之「孽威計」兩段。

▲日語版「萬世流芳」，羅振

華北。

▲北京藝人吳漢（即李漢）

於七月中即開始在京上映。

▲龍華影巨製「紅樓夢」在

廣州映時風雲變色，影壇「秋海棠」之後之唯一巨片。

▲湖濱四大連拍照「平金花

影事

▲北京藝人吳漢（即李漢）

加入演藝影會作爲與胡楓合演之

「同鄉」，「同鄉」後之第二部

作品則爲馬徐維邦導演之「青霞」，

不再。

▲巨片「春江奇恨」已拍成

於冲洗膠卷中間於來日即川全開張或云。

平賀博士生前史實而拍成之「怒海雄鷹」，由日本導演北，更於本月下旬開始在蘇北

南終於發用銀行公款，發至於

諸處，結果大發破爛，竟病死獄

中。月華也被牽涉，拘押於監獄中。

得悉，雖然出庭辯護，營救了月華，始而健民結爲夫婦。

▲北京「華影」團「編導欣城」後開拍新片「京劇集錦」，

曹名）開拍童芷芳之「紅娘」及李群英之「孽威計」兩段。

▲日語版「萬世流芳」，羅振

華北。

▲北京藝人吳漢（即李漢）

於七月中即開始在京上映。

▲龍華影巨製「紅樓夢」在

廣州映時風雲變色，影壇「秋海棠」之後之唯一巨片。

▲湖濱四大連拍照「平金花

影事

▲北京藝人吳漢（即李漢）

加入演藝影會作爲與胡楓合演之

「同鄉」，「同鄉」後之第二部

作品則爲馬徐維邦導演之「青霞」，

不再。

▲巨片「春江奇恨」已拍成

於冲洗膠卷中間於來日即川全開張或云。

平賀博士生前史實而拍成之「怒海雄鷹」，由日本導演北，更於本月下旬開始在蘇北

南終於發用銀行公款，發至於

諸處，結果大發破爛，竟病死獄

中。月華也被牽涉，拘押於監獄中。

得悉，雖然出庭辯護，營救了月華，始而健民結爲夫婦。

▲北京「華影」團「編導欣城」後開拍新片「京劇集錦」，

曹名）開拍童芷芳之「紅娘」及李群英之「孽威計」兩段。

▲日語版「萬世流芳」，羅振

華北。

▲北京藝人吳漢（即李漢）

於七月中即開始在京上映。

▲龍華影巨製「紅樓夢」在

廣州映時風雲變色，影壇「秋海棠」之後之唯一巨片。

▲湖濱四大連拍照「平金花

影事

▲北京藝人吳漢（即李漢）

加入演藝影會作爲與胡楓合演之

「同鄉」，「同鄉」後之第二部

作品則爲馬徐維邦導演之「青霞」，

不再。

▲巨片「春江奇恨」已拍成

於冲洗膠卷中間於來日即川全開張或云。

平賀博士生前史實而拍成之「怒海雄鷹」，由日本導演北，更於本月下旬開始在蘇北

南終於發用銀行公款，發至於

諸處，結果大發破爛，竟病死獄

中。月華也被牽涉，拘押於監獄中。

得悉，雖然出庭辯護，營救了月華，始而健民結爲夫婦。

▲北京「華影」團「編導欣城」後開拍新片「京劇集錦」，

曹名）開拍童芷芳之「紅娘」及李群英之「孽威計」兩段。

▲日語版「萬世流芳」，羅振

華北。

▲北京藝人吳漢（即李漢）

於七月中即開始在京上映。

▲龍華影巨製「紅樓夢」在

廣州映時風雲變色，影壇「秋海棠」之後之唯一巨片。

▲湖濱四大連拍照「平金花

影事

▲北京藝人吳漢（即李漢）

加入演藝影會作爲與胡楓合演之

「同鄉」，「同鄉」後之第二部

作品則爲馬徐維邦導演之「青霞」，

不再。

▲巨片「春江奇恨」已拍成

於冲洗膠卷中間於來日即川全開張或云。

平賀博士生前史實而拍成之「怒海雄鷹」，由日本導演北，更於本月下旬開始在蘇北

南終於發用銀行公款，發至於

諸處，結果大發破爛，竟病死獄

中。月華也被牽涉，拘押於監獄中。

得悉，雖然出庭辯護，營救了月華，始而健民結爲夫婦。

▲北京「華影」團「編導欣城」後開拍新片「京劇集錦」，

曹名）開拍童芷芳之「紅娘」及李群英之「孽威計」兩段。

▲日語版「萬世流芳」，羅振

華北。

▲北京藝人吳漢（即李漢）

於七月中即開始在京上映。

▲龍華影巨製「紅樓夢」在

廣州映時風雲變色，影壇「秋海棠」之後之唯一巨片。

▲湖濱四大連拍照「平金花

影事

▲北京藝人吳漢（即李漢）

加入演藝影會作爲與胡楓合演之

「同鄉」，「同鄉」後之第二部

作品則爲馬徐維邦導演之「青霞」，

不再。

▲巨片「春江奇恨」已拍成

於冲洗膠卷中間於來日即川全開張或云。

平賀博士生前史實而拍成之「怒海雄鷹」，由日本導演北，更於本月下旬開始在蘇北

南終於發用銀行公款，發至於

諸處，結果大發破爛，竟病死獄

中。月華也被牽涉，拘押於監獄中。

造船在工學上是被稱為至難

的一門技術，而造船因為向來最

東寶實鉅作紹介——

怒海二海二雄二腫

原名り怒の海



所以不必談在航海事業上落後的國家，即是在先進的國家內，優秀的艦型之產生也是極不常見的。

事實。

日本現代海軍之建設是一八六七年明治維新以後的事，至今

如攻擊力防禦力運動力三項都較初期不好，在戰爭中必避免要遭

到被擊沈擊傷的下場，像英國的這洋艦都火炮裝甲好了裝甲以求

增大速度，結果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遂為擊沉被毀一彈擊中引起火

藥庫爆發而立即粉碎，又如四十

年前的俄國波羅的海艦隊中的主

力艦因為在建造時只顧及火力而強中而輕忽了速度的原故，結果

在對馬海峽遂為東鄉元帥的吳城

大勝的丁字戰法所擊而陷入一枚

魚雷的作戰能力，所以說船身

船尤重，但基本的造艦原則上，

利船以載至遠，則發動大的原

實都是過濾玻璃之鑑的好證明，

入精神之崇高與訓練之嚴格也都

永致感謝之忱。

是戰勝的最大因素而當與造艦技

術之優秀並稱的。」

平賀謙博士是日本的造艦專

家，首先安裝十六吋口徑主砲而

震驚了世界的鐵鰐連與級，薪水

還不到八十年，但其造艦技術，

歷僅七〇〇噸而亦搭載八吋砲

艦長之前，幾一生晉來隨猶猶生

氣，其技術為日本海軍之冠，而

號曰國強秀，終於達到現在為止

世界所讚嘆的步驟，在大東亞戰

爭中，英美荷澳聯合艦隊亦莫非

其匹敵而連戰連敗屢試屢敗，這

實是由於日艦之優秀而以一敵三

以一敵十的原故，（此外日本軍

且不論其時運的幸運巡洋艦衣笠級與短小精悍的輕巡夕張

等等都是在平賀博士指導下而制

成的，他的功績不僅在日本本

外頗有譽之大河内卿次郎，得

海軍史上將永久不朽，同時在東

洋的人也都該對這兩位無數保衛

大東亞的海上而戰之勇士大加稱

謝。

影迷相見，在我們的新海軍已在

汪主席領導之下開始建設的時候

我們的航海英雄和西征的時候，

我希望觀眾們要藉此而知振奮而勿彷彿以一娛樂影片視之。

記得在約六個世紀之前，我

平賀謙博士是日本的造艦專

家，首先安裝十六吋口徑主砲而

震驚了世界的鐵鰐連與級，薪水

還不到八十年，但其造艦技術，

歷僅七〇〇噸而亦搭載八吋砲

艦長之前，幾一生晉來隨猶猶生

氣，其技術為日本海軍之冠，而

號曰國強秀，終於達到現在為止

世界所讚嘆的步驟，在大東亞戰

爭中，英美荷澳聯合艦隊亦莫非

其匹敵而連戰連敗屢試屢敗，這

實是由於日艦之優秀而以一敵三

以一敵十的原故，（此外日本軍

且不論其時運的幸運巡洋艦衣笠級與短小精悍的輕巡夕張

等等都是在平賀博士指導下而制

成的，他的功績不僅在日本本

外頗有譽之大河内卿次郎，得

海軍史上將永久不朽，同時在東

扶勗

一
詩集卷之二

伍廷芳博士以新舊學說證明

扶乩之學，風行中國者久矣。其宗旨發揚道德，教誨聖經，或詩詞而歌賦，或因果而三生，上有多能有妙，渺不可見之神鬼，下有不能言之木石，所以最易起疑，所疑者不但不釋神聖之賜訓，且想參卷二，一是心理之學，二是扶乩，自道，其中隱情之事，各懷成見，似是而非，穿空莫測，沙塵亦無法證明其真，科學亦無法證明其偽，實質爲原，信信疑疑，所以謬誤之人而皈道者，無非自識其心，輕非爲是耳，而新學者則以迷信二字付之一笑而已矣，今欲令新學者明其證，著學者拘其理，非用新舊二學說，不足以闡發神道之奧妙，沙塵之可奇，所以延芳華，固而來，解釋此千古一大奇也，但延芳亦我塵世之人矣，仍是渺茫不可見之魂靈，來與語若一談，雖然離位不得見吾之面，而吾以較理鐵喙來證明此種鬼術，而免疑心，以揚上天之直聲也，其證明之法，先說種種，後說物證。

扶乩之接靈，所以易啟人疑者，因爲扶乩之人，大多數爲無職業之人，非僧非道，而在社會亦無相當之立場，目空擲筊者多，每每藉特妙之苦勞，而領取有數之金錢，此易爲人輕視者一

冥，爲定靈心之與否，而臨頭之神聖，以此而青睞於多金富有勢力之弟子，此種算說，則貧苦者不但不釋神聖之賜訓，且想參列侍班，亦不可得，而演成官衙之習氣，對於上天之報賞，亦多不管，因而昧昧頹起，謠謠紛來，更有真誠修道之弟子，以其富，盡量勸捐，此種流弊，難怪人譏者二也，而神佛臨賜陽罰，得子，應時發財，神聖亦必擔當，保護。此種惑念之事，來仰於禪者，固屬求道之人不明，而扶乩以其所求，藉取其好，以便勸捐而飽私囊，更有依遺爲家道而食者，更不可言矣，所以屢皈道號修之弟子，牛往聖凡不前矣，既然智識不一，教化不同，乃神佛之苦心，如金剛經，一切實證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即是普通學生而有差別，非貧富富而有差別，乃因根器不同，而教授各有差別也，此種弱點，引起矛盾，所以易啟人疑者三也，若無以上種種之事，神佛躑躅，專說神事，不涉人間，則無一切起疑之處矣，何爲神聖，如傳道傳經傳法傳戒等文，不談因果，不言

休咎，則無其他之禪矣。然則亦不能行善，因爲道之弟子，大都均有所求而入廟也，或因貧，或因家子家財，求官求職，而拜於神，若不談休咎，又疑曰此顯不靈矣，我求者不能如願，神佛豈能如此乎，莫若供奉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真能求財得財，求子得子，求福得福，求醫病好，再不然某廟顯靈，某廟焚香，已聽靈驗矣，而此廟之信人多而智人少，所以上天至清至高之神佛，不顯臨靈矣，并不顯度化衆生也，乃因所求者難以應付耳，所以狐鬼魍魎，藉此名利薰心之入所居之處，皆是名利濁氣，同性相投，而易於藉其濁氣而入於懷，故大靈特靈，無求不應，而一時杳火之聲，不虞形狀，所以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者此也，此種現象，自然而然謂之迷信矣，不但迷信，且曰迷心，所以新學之人，不明眞爲，以爲與皆如是，神音如是，所以易起人疑者四也，且更有假托神佛以言人隱事，而或詛災於某人，因此而香火盛者亦有之，且有盜搗勒捐等事，焉得不起人疑者五也，以此五端，不遺沙塵千分之一之病目，其中牛鬼蛇神，無奇不有之事，誠是齷齪竹難書，焉能不令新知嚴懼相比，豈非天壤之別乎？然則扶養，與上天接靈，亦不同於普通之扶養，卽所謂同氣相求耳。

字，無人不知，究竟如何方細爲分斷之。
若是扶貞接靈之事，眼不見鬼是神佛之靈，神佛之孽既無形體，須是扶貞心，一點名利心，且須是扶貞之根基，皆須純正，而後可託託符記，方能成仙也。如此可笑，焉得令人不笑乎？人之人性，本善於疑，固謂者不明，惑持者亦漠然無所知，而疑則可悟，世類之疑終不能解也。如是扶貞事，不知幻出何種魔道，經如此之事，又焉得不大疑也？

若是真覺聖之弟子而趺於室，可以無能為力。不以爲是，則由能之小，倘是廷，半代之或修園圃，想修名欲立不不廢而能，能之足否，以速慢好劣等文楷而傳，金光著接，老祖之靈也，白光者接佛之靈也，紫光者接仙之靈也，少一色則接之不能完全，是扶員之靈，分金光白光紫光三種，一上天批准設立之靈，亦如陽世所稱光之發出，慧眼之人，能曉得，在一里之外，尚能看見此光，靈蹟證之，即可明矣，第三要素，命雖各有不同，而道乃一也，以此時期靈院林立，五花八門，應有靈有，而以勸捐者多，以緣善爲名者尤多，眞辦慈善者無私者，乃是上天之靈院也，而其扶員亦必有數世比丘之根基，少，所以凡此種捐欵之靈院，若皆專坐功，而坐功有無實法，座者自明，以此謬考，諸疑瓦解矣。

而矩，如司機器，而恭肅如此。時亦不知所繫何字，唯知繫扶靈，同分上下之手，因上手之靈光，有直達於上之力，而力有不足者，則以下手之靈光，扶斯上，再由侍讀者，錄抄者，宣給書者，之四靈迎合其神之靈，合爲五，達五則動，動則經，所以九五之靈，而有不測之變化也。此乃以神靈之理證而言之，若以物證言之如下：

能見其形者，乃清氣耳，能聽則
沙塵以發其言者，亦清氣耳，神
明之清氣，與扶負之靈氣，即同
氣相承之理，所以能藉扶負有形
之身，而復無形之神明，此乃心
連之證者一也，此種寄托，如風
之吹於樹木，即只見樹動葉搖，
而風則不可見，何以故？乃無形
寄諸有形之理，若今之電理，以
隱微發出，見陰陽則入，而神龍
乃陰中之陽，扶負乃陽中之陰，
所以能藉扶負而顯其體，此不過
大略耳。

化，非水之有力，不能除昧矇正色，所以扶員接佛聖之靈者，亦必須有常清淨常空方能接聖佛之靈，不比他經，以片時之清靜即可相接，所以佛氣難於接，聖靈，聖靈難於仙靈，仙靈難於神靈，神靈難於鬼靈，與鬼靈抵牾，祇要有一點之滯心，即可與鬼靈相接，但正道者鬼仍不敢來接，靈，何以故，因扶員之正靈，若仙靈佛魔之，如水之與氣，而見之，如見烈火，焉敢近之，所以正式扶員能通靈於佛者希，而能靈於人也。

他心通之法何以顯揚五教之統一，而以聲明千古未有之學問，實是得道聖諸佛之靈，而直貫於其員之靈，間通不木重沙燭，而妙文出理解也。若本齋所傳之四十八種學問，內有科學，內有數學，內有哲學，內有政治學，內有天文學，內有地理學，內有國文學，內有武術學，內有陰陽學等門無一門不是眞理實學，果爾須知扶貴與侍璫之所學方能傳出，則本齋之扶貴，與侍璫之人，必須全國唯一之博學人才，否則必須有數十立專門各科之人前來

人，亦尚由此理。雖非經人方法之製，亦是自然之配製，而後與上述之條件相合，所以方能接觸出一件，即缺一則不能接觸矣。接觸之件，二曰根基，三曰智慧，四曰靈光之大小，與雷光內所含真氣之多寡，能否圓滿為三大條件，以根基之白金絲與玻璃之圓墻，以智慧靈光之大小，比之燈燭之多少，所含之圓墻，是否白金絲，圓空，與帶泡之真空。圓墻作用也，何以故，圓帶若無圓孔之白金絲與玻璃，則不能成圈

見其無須借也，而肉得扶其體，明神氣，則不以接觸爲病。

能與有聲之清靈，而於無質之清靈，此所合之清靈，而於清靈之體中，則一

然無質之
濁濁相對
再借扶長
與清靈同性
原有沉鬱
而實有
則混合為一
所以將扶養

而爲扶養者，則爲贍養者。是謂同體。而爲潤澤者，則爲惠澤者。是謂同情。而爲神靈者，則爲天瑞者。是謂同氣。而爲萬物者，則爲天地者。是謂同體。而爲萬物者，則爲父母者。是謂同氣。而爲萬物者，則爲鬼神者。是謂同體。而爲萬物者，則爲鬼神者。是謂同氣。而爲萬物者，則爲父母者。是謂同氣。

流入肺卽病肺，但以此爲變化，即是說變化，即是說五臟之精化爲氣化，非扶正爲變化，即是說五臟之精化爲氣化爲神也，又爲魄神，而五臟之精化爲氣化爲神，則此一理，此乃醫學上所說之精氣神，才易明了。

魄，實空靈。萬物爲主動，神靈主運動於天地之間。故曰：「萬物皆有以生，萬物皆有以成。」

生物復其在世之體，無無氣，故能見其形者，乃清氣耳，神靈以發其言者，亦清氣耳，神明之清氣，與扶負之靈氣，即同氣相求之理，所以能藉扶負有形之身，而復無形之神明，此乃心之證者一也，此種寄托，如風之吹於樹木，則只見樹動，莫搖入而風則不可見，何以故，乃無形者，所以能藉扶負而顯其靈，此不過大略耳。

神靈與人鬼之相比，神靈乃陰陽中之純陽，而鬼靈乃屬陰中之純陰，而人靈乃屬陽中之陰陽二氣之間也，在懶怠動時，即屬中之陰氣已霑，所以近於鬼靈也，而心中正直之時，則化為陽中之陽靈，所以近於神靈也，而扶負在扶亂之時，以目觀沙，以心念佛，以神專注於沙塵，毫無一點之意，空空如也，即是陽中之陽靈發動，所以能近神靈，但此種之靈，不過一時之靈，若能常常如此，則人即是神仙矣，故道門教人靜坐者，即是辟除陽中之陰靈，而純化爲陽中之陽靈也，若扶負除靈之時，譬如清水一杯，澄澄然可以見底，若投之以朱，水即化朱，若投之以墨，水即化墨，所以與神靈接而有神靈，與鬼靈接而有鬼事，神靈以此而通其意，扶負以此而通其神之靈，非色中之紅色，且體空之深妙，非色中之青色，乃如色中佛龕之龕又不同矣，乃如色中

正色，所以扶負接佛靈之靈者，之清濁即可相接，所以佛氣難化，非水之有力，不能見硃砂，亦必須有常清淨乃至方能接之，聖佛之靈，不比仙靈，以時相接，但正道者鬼仍不敢來接，所以故，因扶負之正靈，若五教教祖之光，比之於老祖，即成萬與一比例，諸佛與諸天相比，則成於十一之比例，若與仙神相比，乃八與二也，若與鬼相比，乃七與三也，所以靈之大小，光色不同，扶負頭上無此光之原質，不能上接，老祖之今見普通沙塵，動即老祖降塵，豈不可笑乎，此其證者一也。

接靈之人，大都引起一破之中，瑞靈，其瑞靈之點，當何以他能接靈，我不能接靈，見其中有可疑之點，更有可疑之點，見其中可疑之點，更有可疑之點，惟是同在號侍靈之人共同合化心理，醫之講一授學問，若扶負見其靈在體著，不明此靈，固當明白，歷古作爲事實，必須有

他心通之法何以顯揚五教之精義，而以聲明千古未有之學問，實是得達聖賢諸佛之靈，而直貫於扶貧二字。所謂木筆沙盤，而能文出理解也。若本宗所傳之四十八種學問，內有科學，內有數學，內有哲學，內有政治學，內有天文學，內有地理學，內有國文學，內有武術學，內有陰陽醫學等門，無一門不是真理實學，果爾復何扶貧與特權之人之所墨方能傳出，則本宗之扶員，與特權之人，僅僅扶員二人錄沙一人，三人之心靈學問，稍知一門則可，若曰全知，恐無此人才也，以此證明心理之合化者爲非，仍是接靈之說爲是，前說即曰將接靈之說言明矣，但何以一人可以接靈，一人不可以接靈之說，尚未仔細說明，姑另再爲解釋之。

人，亦向此理，雖非經人方授，亦是自然之配對，而後得人傳授，則是人所為也。靈光之大小，與電光內所含靈素之多寡，能否真空，以根基之白金絲與玻璃之與靈泡，以智覺靈光之大小，比之燈火多少，所含之與靈素，亮否，真空，與靈泡之質空。圓鏡，圓空，與靈泡之質空，作用也，向以故，電導若無真空，則不能成感應，而不能有接靈之能力，智覺靈光，比之燈火多少，靈光上，則能接，老祖與諸大士，靈燈燭大，則發光自大，相應也，若扶愚心中有一點塵緣，則清靈爲徇事所掩，即不能能發出文章學問，若於泡中如我所說，受外間空氣侵入，則真空之與外間空氣相搏，則漲滿而不能矣，此乃同一理也，足見接靈之人，非一人能接，非一人不能接，靈源全否，乃在所言靈源條件之全否，是否接靈之效力，蓋可以此而生乎，此二證也。

明雖之能而發前，生心事在扶，子烏能盡其接事而院定，是烏原記曰：「一金之質，一鑄而變，一鑄而清，之以紅扶，一鑄而變，一鑄而清，」此之謂也。接製之氣真潔，一之，鑄，簡質一金之件，質配之之體，而之之體，亦皆見其無。

無質之清靈，能與有質之大員之清靈，而合此所合之道，而得清靈之氣，而得清靈之體，則其氣之清靈力大，而入於神明之清靈之中，而得其清靈也。人之靈，更倍於一扶，宣渺若無形，因力量之極，則不能勝，而以神靈為主，而以靈氣為體，而以清靈得滅，則其物，諸神明者，皆有之力，出於萬物之體，而無所有，故謂之無質之清靈，而無形無體，又謂之無形，而無體，所以然之理，則是曰：「萬物皆無所有，惟天地萬物之生，皆有所有，惟天地萬物之靈，皆無所有。」

烏鵲卽爲扶養靈體乃是所謂魂神。甘，則如諸物昧於也但自扶站亦如格焉。空本靈受人體也相由其之靈，亦如同人體自無所依也相由其之靈，不自不人。亦由此在執等靈體與神靈體所以空上

中央醫院訪「馬」

馬太太親侍湯藥倍極痛苦。

二老 張二

在一個夕暮晚照的晚上，為

如何？

子探視一位至友，會經到中央醫
院去了一趟，由友人口中，知道

名聞南北的馬老板，也正在該病
院，於是在探視完了朋友之後，

就趕到三樓，拜訪拜訪馬老板。

一個臨窗的病房，開門的
牌上標着二三四號，他並寫着一
串溫如「馬」的名字，知道這就是馬
老板的病房，在門上敲了兩下，

裏面發出一聲粗獷的聲音問

道：「誰呀？」隨之房門大開一

位三十餘載婦人迎了出來，問著

答：本人此次所得之病，乃

早有此病，因並不嚴重，且因南

北廣域奔忙，故無暇醫治，目前

尚赴天津出演，因連日出演，甚

為勞累，返京後本擬休息，因友

約又演戲場，致因過勞而加重病

發，遂於本月（七月）二日入中

央醫院醫治。

問：老板之病，既係內科，

不知是否施用手術？

答：本人入院後，即經調領

賴大夫診治，當決定施用手術，將

腹部剖開，將臘丸部分有一小口

子，上面夾着一片臘包，那位少

婦把麵包拿下來，在麵包上床上

鋪油桌檯，一直候到馬老板的時

間說：「你吃一點吧，新烤來的

餅。」馬老板當真便咬了一大口，

由這種親近的態度來看，知道這

位婦人一定就是馬太太陳慕璫

女士了，同時還可證明他們夫

妻的感觸，是比從前還要親密

的。

反之，現在除去一部紳介以

名花式的唱腔話語外，其餘按一

般閱勢觀之，則老戲班工藝又形

恢復以往盛況，梨園有識之士

早曰科到彩頭班將「驕驕必衰」

感，此時，梨園有識之士，正恐

該法改善若能得俱有時代性之

戲劇，便當發展為時代性之戲

劇，即萬世不絕，君內行傑出

人才及時躍起。

（編者按）在本期發刊時廣

德文《上演九本八仙得道》，據說

每場能上五六百人。

說到洋當鋪說利異常的

高普通是三日期滿，故當亦豐

此點即是中國當鋪之致命傷，利

息總說是一元一角，當時，即將

第一月之利息扣下，譬如五月三

日當的，三十一日往還，即仍按

一月利息收還，如果六月一日還

出，即按兩月收費。

至於小押，則利息更大，約

合一元錢一角五，並且半月即期

在票上寫滿半月，但暗中可

以少少自易蒙占下獄，因之

坤伶們都願演唱，後來因為有鑑

鑑所不能及，大眾一心，任勞任

怨，這極清唱，原係「偶

演」。

問：老板病後是否能在京出

演。

答：本人之病，須兩週後始

能出院，出院以後，正猶伏天，

故須休養，俟將來天氣涼爽時再

行演出。

筆者與馬老板問答至此，門

外有人推門而入，原來是醫院中

的女護士，手裏拿着夾繩包的夾

鏈把繩包拿下來，在繩包上床上

鋪油桌檯，一直候到馬老板的時

間說：「你吃一點吧，新烤來的

餅。」馬老板當真便咬了一大口，

由這種親近的態度來看，知道這

位婦人一定就是馬太太陳慕璫

女士了，同時還可證明他們夫

妻的感觸，是比從前還要親密

的。

反之，現在除去一部紳介以

名花式的唱腔話語外，其餘按一

般閱勢觀之，則老戲班工藝又形

恢復以往盛況，梨園有識之士

早曰科到彩頭班將「驕驕必衰」

感，此時，梨園有識之士，正恐

該法改善若能得俱有時代性之

戲劇，便當發展為時代性之戲

劇，即萬世不絕，君內行傑出

人才及時躍起。

（編者按）在本期發刊時廣

德文《上演九本八仙得道》，據說

每場能上五六百人。

說到洋當鋪說利異常的

高普通是三日期滿，故當亦豐

此點即是中國當鋪之致命傷，利

息總說是一元一角，當時，即將

第一月之利息扣下，譬如五月三

日當的，三十一日往還，即仍按

一月利息收還，如果六月一日還

出，即按兩月收費。

至於小押，則利息更大，約

合一元錢一角五，並且半月即期

在票上寫滿半月，但暗中可

以少少自易蒙占下獄，因之

坤伶們都願演唱，後來因為有鑑

鑑所不能及，大眾一心，任勞任

怨，這極清唱，原係「偶

演」。

問：老板病後是否能在京出

演。

答：本人之病，須兩週後始

能出院，出院以後，正猶伏天，

故須休養，俟將來天氣涼爽時再

行演出。

筆者與馬老板問答至此，門

外有人推門而入，原來是醫院中

的女護士，手裏拿着夾繩包的夾

鏈把繩包拿下來，在繩包上床上

鋪油桌檯，一直候到馬老板的時

間說：「你吃一點吧，新烤來的

餅。」馬老板當真便咬了一大口，

由這種親近的態度來看，知道這

位婦人一定就是馬太太陳慕璫

女士了，同時還可證明他們夫

妻的感觸，是比從前還要親密

的。

反之，現在除去一部紳介以

名花式的唱腔話語外，其餘按一

般閱勢觀之，則老戲班工藝又形

恢復以往盛況，梨園有識之士

早曰科到彩頭班將「驕驕必衰」

感，此時，梨園有識之士，正恐

該法改善若能得俱有時代性之

戲劇，便當發展為時代性之戲

劇，即萬世不絕，君內行傑出

人才及時躍起。

（編者按）在本期發刊時廣

德文《上演九本八仙得道》，據說

每場能上五六百人。

說到洋當鋪說利異常的

高普通是三日期滿，故當亦豐

此點即是中國當鋪之致命傷，利

息總說是一元一角，當時，即將

第一月之利息扣下，譬如五月三

日當的，三十一日往還，即仍按

一月利息收還，如果六月一日還

出，即按兩月收費。

至於小押，則利息更大，約

合一元錢一角五，並且半月即期

在票上寫滿半月，但暗中可

以少少自易蒙占下獄，因之

坤伶們都願演唱，後來因為有鑑

鑑所不能及，大眾一心，任勞任

怨，這極清唱，原係「偶

演」。

問：老板病後是否能在京出

演。

答：本人之病，須兩週後始

能出院，出院以後，正猶伏天，

故須休養，俟將來天氣涼爽時再

行演出。

筆者與馬老板問答至此，門

外有人推門而入，原來是醫院中

的女護士，手裏拿着夾繩包的夾

鏈把繩包拿下來，在繩包上床上

鋪油桌檯，一直候到馬老板的時

間說：「你吃一點吧，新烤來的

餅。」馬老板當真便咬了一大口，

由這種親近的態度來看，知道這

位婦人一定就是馬太太陳慕璫

女士了，同時還可證明他們夫

妻的感觸，是比從前還要親密

的。

反之，現在除去一部紳介以

名花式的唱腔話語外，其餘按一

般閱勢觀之，則老戲班工藝又形

恢復以往盛況，梨園有識之士

早曰科到彩頭班將「驕驕必衰」

感，此時，梨園有識之士，正恐

該法改善若能得俱有時代性之

戲劇，便當發展為時代性之戲

劇，即萬世不絕，君內行傑出

人才及時躍起。

（編者按）在本期發刊時廣

德文《上演九本八仙得道》，據說

每場能上五六百人。

說到洋當鋪說利異常的

高普通是三日期滿，故當亦豐

此點即是中國當鋪之致命傷，利

息總說是一元一角，當時，即將

第一月之利息扣下，譬如五月三

日當的，三十一日往還，即仍按

一月利息收還，如果六月一日還

出，即按兩月收費。

至於小押，則利息更大，約

合一元錢一角五，並且半月即期

在票上寫滿半月，但暗中可

以少少自易蒙占下獄，因之

坤伶們都願演唱，後來因為有鑑



五

他們說着走進去，要吃飯。他說着偷偷摸的把碟中接着的竹籜高拿出來，搖了幾下，在踏頭上，擰開來，撒了幾下，往踏頭上撒。孫頭前伸頭道：「怎麼把，輸給我？」他說着，又嫌父老吃您一隻雞吃，剛纔母的又嫌父老便宜坊的還好吃。」浦遠孫頭前在行的和他隨喜好輸贏的條件，開始要起來，趙遠孫將錢根竹籜抓在手裏，就興奮起來了，他把竹籜背在身後，慢慢的轉着，看，又呼吆喝六七亂叫，或者手舞足蹈，狂歌痛哭，放上一會兒，停頓，一會兒興奮，那種思想消失的表情，可憐的，結果是不幸得很，閒居了一整天，閒居了一整天，丟了五才够本，浦遠孫把門推開去。他跟跟着他的笑聲的走了，趙老頭的前面，還得找補五塊錢，才够本，浦遠孫把門推開去。一塊皮包着的男病架子，肩膀頭

舉了起來，喝了一口水，才說：「我這人，大概離新鮮到死已有二個禮拜了。他知道我是上當不淺，祇好擲了塊豬肚子吃，勉強也咽不下去，還是吐到地上，順手在一把骨頭裏之亦無可借，腳脣氣拋掉，一隻大狗即從身後奔來，擡過嘴，他叫道：『該死！今兒咱家請你吃一隻大盤，總算你狗運透了，吃了得了。』接着用兩隻前脚抱著鷄，將着骨頭發出一派清脆的聲響，還嗚嗚的哼着，樣子很滿足。鴻運氣不壞的照着他的底跟蹤了兩步，狗睜着怪眼，惡狠狠地瞪着他，他怕狗來報復，忙樂開了。

但是他想無論如何必須對太太聲明，不然可太委曲，頗不啻乎衛生，也許犯了冒病，那怎樣對得住自己？他乃改用和婉的聲調，軟求她道：「那麼你辛苦一趟，把太太請回來，我有要事約見你，你着行不行？」曹媽搖頭撇嘴，堅決的拒絕他的命令，並且冷笑道：「怪老蟲的，我不去，太太倒到那兒不大的工夫，又攬弄她回來，像什麼話？好像您一會兒瞧不開太太似的。」曹媽罵？實在說，您能喝這些微派，成天成夜的不着家，那把太太擋在眼裏心裏，都快打到鼻子號裏去了，此刻一會兒不見面，又惦記着她了！再一說，您真曰買悠悠蕩蕩，清閒自在，驟然有什麼緊要的正經大事，您怎派的話誰還信？我不能去，可頑張大老太太說我兩句，我可擋不住，您親自去請吧，」魏錦絲被她一頂，沒了法子，乃隨路的手段誘惑她道：「房裡

拿出來道：「這不是嗎？回頭連換開給你。」雷鳴是堅持着把錢現賣主義，任憑他花言巧語，一概白說，她很冷靜的掏出四塊二元車票，說道：「要換就換，咱們別耽擱着，錢還玩藝兒飛起來可成，待飛的沒影了，還換什麼？」趙逸孫聽着話裏帶刺，不好再講什麼，將票子和她換了，費力方欣然前往。

定去拜壽了。大太太說頭疼不方便，用不着太太在旁伺候着，多睡覺多休息就好了。或者她還要留太太們住一宿，好快快的歇些家常，教我告訴您，別着急別惦記，太太終究是不會丟了的。嘿！那位老太太真愛說笑話，這話極可惡的。您想我還好意思懼她回來嗎？只得先定一步報告您，一聽，您今天是怎麼着老在那裏起牀，您要是嫌悶得慌，為什麼不到外頭散心消遣呢？」實際上是留媽在門房裏同老管家梅開慶說了一陣，肚裏編織了一套鬼話來騙這位大爺。

剩酒，她吃得五飽六足，喝得七八回，更不記得她是誰了，皮囊之後，又有把她領到下房去歇息，她睡着，奉茶敬烟的煩惱着，她萬萬之至，談起前古百年後六七輩的家事，尤覺趣味深永，婢女不勝驚異，她竟沒想到那在家等侍太太回來的大爺，是怎樣的憤怒，怎樣的胡鬧，一直迄客人全散了，才有個人提醒她，和她的主人曰確好車要走，她方憶起來，要什麼已經晚了。

曹媽來，賜她太太幹暖去了。曹媽倒有胆量，不怕他的氣勢，她看透大爺的伎倆，不過是個瘦老頭而已，並無真正的火候，能把誰燒死了。除了萬靈師似的太太，老會讓他虎住，別人可吓嚇不住，所以她將三角眼瞪着趙遠孫，鐵着很瞧他不起的神氣，反覆怪他道：「嗳哟！您真是貴人多忘事，今夏天不是彌月大老爺的生日嗎？」趙漫天太太就對您說了，您一百二十個不願去，太太祇好同小姐帶着小玲今兒去赴壽，穿涼裝不可以，是房頂上開門，要六親不認教訓，倒閉口無言，有些不得勁。

去一趟，我給你一塊錢坐車，我真有事等她來接頭呢，「留媽很好在不遠，就是去也何必坐車，票得落一塊錢，還擰了口氣道：『既是這樣，我盡您請去，要是碰回來可別怪我，話說到就是了，』說着伸出手來更變，她向來在錢財上是不除不欠的老鬼，而且曉得大爺錢袋近來很不確實，常開空頭口票，缺乏信用，她可不願受騙，接着笑道：『還不了你的，回頭再給，現在沒零票子。』曹嫂站着不動，猶如石頭一般，微笑道：『我這兩天腿痛，還是燙得走，那麼等着太太回來吧。』超逸聽見這大道理，趕緊不拿錢來上油是不會活動的。

春香摸，倒把椅子翻倒了，這小耗子似乎譏笑他的無能，依然不慌不忙地走進來，表示出悍然不遜的態度。他這一下惹急了，又氣不假邇地伸出手，一隻花錢水迎頭向老鼠砸去，這回很準確，牠弄得淋漓瀉湯的潰逃到牆洞裏去了。趙家添方覺得解恨，洋洋得意的哼唧着威脅兒，宛如唱噐催眠歌，迷迷忽的入睡了。突地有脚步聲將他驚醒，他一躍碌起來，想以爲是太太回來了，可是只看見曹媽搬着凳子在面前，先抱怨道：「我早猜着就要白跑一趟，真格的讓人家推回來了，大老太一死兒留她們吃飯，不放太太回家，還請您去咧，我還替您遮掩

他再也不能強調的嚴令，太太立時應聲馳回。若復遷延，就將加以極端的查辦的處分，並給醫藥兩院幾封電報，叫她越早越好，火速趕回。醫護見誰透漏犯了牛勁，臉色氣得鐵青，臉色變得蒼白，嘴唇子是連翹着要大約地說的大開場，未免也有些害怕。它答應得立刻去傳達使命，不久一定到了。太太回家，說着忽然去了，醫護還回憶到了趙蘭圃家裏，瞧那屋宇正開酒席，管着許多客人。她這個人最愛閒聊，和趙蘭圃家的老姐太太們東扯西拉的談個沒完沒場，便有了何為而來，及至酒席吃完，老

那及她應經的名分，以致不能與自己心愛的女子永久歡歡在一起，她就彷彿是一株堅硬的禪茶一般，聽男人的脚兒講評者，這不是很可厭的嗎？況且妻子總是做出種種違背丈夫的行爲，她使丈夫生無限的惱氣，她還不知道她是怎樣的不惹丈夫喜悅，却膠住在丈夫的身上，甘心情願的給他以不幸的運命，她的罪孽不是很深重的嗎？他如此想着，氣得鼻子裏都快冒火了，打算待太太一進門就問她一個蕪花流水。可是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他這滿腹惡氣無可發洩，鬱悶的十分難受，於是不得不借那些傢俱什物找出橫濱，茶壺茶碗先過癥，算的確確確。又打折了一張凳子腿，拆網了一床被單，甚至把他的太太像有的牛痘毒花膏抹到臉上去，一盒香粉也撒倒在地，連牆上兩脚。他粗鄙得仍不嫌見一隻皮箱放在椅子上，捲着藍兒，大概是太太要開着衣裳，還未整理完畢，當時還倒在地上，這牆上兩脚。他粗鄙得齊整的名稱衣服胡亂扒出來，跑到院內，撒開的妻棄在各處，像是剷除垃圾一樣，毫無愛惜之心的廢物，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隨手取出，拖掉院中，這樣惡作劇，譬如一個頑皮無恥的孩子所做的，不料一個有知覺的大人居然幹出來了，這真好說他是半瘋，是有神經病，他不但不以為羞，還想這就是給他的太太的。

不或再想惱怒，而小心翼翼的絕對服從了。他幻想著他的太太羞地看見這模樣過了劫空的秦亂鬢子，那悲憤慟哭，叫苦不迭的驚訝的狀態，他痛快的笑了，這種不平常的笑容，連他自己都看了也有些奇怪，正像別人在怪笑似的，他駭然四顧，突見大鏡子裏映出的自己的影子，著頭垢面，形像狼狽，簡直是個醜而且狠的白面鬼的肖像，他打了一個冷戰，出了滿頭虛汗，那股肝火發動的胡鬧的邪勁兒，才消滅得乾淨，垂頭喪氣如打敗的疲憊不堪的殘兵一樣，恩尋一個無人看見的地方裡藏起來，也馬上悄悄的溜出正院，心清得很是完勝卑法，要趕快的脫離開這個單人獨馬的英雄勳武揚威的豪亂形態的戲場，他剛走到偏院就聽得後門上砰砰的敲門聲，他心虛胆怯的吓了一跳，顫瑟着不敢逕自去開門了。

「這——『放屁！你這小兔崽子的
門戶才着實的呢呢。』白占光哈哈大笑道：『你這小子壞財壞底完了。』蕭便仁也不生氣，還故意將瘦長的腰肢一扭，白城子反吃了虧，活該讓大爺抖饅頭的底完了。』蕭便仁也不生氣，還出粗圓如黑鐵打出來的胳膊，向蕭便仁的肩上一撞，那隻毛黃黃的大手就摸着他的肩膀，唔他道：『老爺有錢，愛這兒擺就那兒擺，我看這兒便應食適的。』蕭便仁急忙躲開，啐了他一口道：

一聽，笑道：「有你這一位財政大臣，國家就不必發愁了。好明們今晚得樂一樂，算人在桃花宮擺宴，酬謝三位頂醫的功勞，你們可來呀，」說這孫好像他的空虛的府庫，驟然充實了不可勝數的財寶的樣子，神氣裏溢揚着歡快得意的色彩，對他們在暗示他的豪俠，其實他們都在肚皮裏暗笑這「晉王」的痴呆了。

白占光背着手，低着頭，在屋裏來回的踱步，顯着在熟識深思的樣子，舉中擦着兩個亮晶晶的鐵丸，叮兒噹兒的亂響，與他的沉重的脚步聲相應，後來他的眼光在房頂上一射，又對院子裏看了一眼，然後那老奸巨猾的心看了一下，然後那老奸巨猾的心

烟燭兒舉出來，在他手大鵝鉤與子兩旁，邊邊的抹上兩副鴉頭鐵兒，勁勁的噴了幾噴，把大嘴張開了吸一口氣，然後用鄧軍的口吻對趙通孫道：「我說大爺，您過這份日子，這樣着可不行，日子長了，您是多麼操心要緊啊！我替您想了又想，並不是沒有徹底解決一勞永逸的辦法，咱們是好朋友，總不能看着您睡着急着餓，沒錢用是不是？就拿這……」他的兇惡的眼光圓瞪起來，大聲嚷嚷一下，距離半空中打了一個旋轉，又接着往下說道：「就拿這房子說吧，現在很值大價錢，賣十幾萬是不成問題的，您要是得着這筆大款子，您將本利和，財源流通永遠進來，足夠您滿快的花〔號子唱〕，您看我者曰的主意高不高？」他說時透露着赤胆忠心，翻騰惡毒的義氣，彷彿他真够的上是一個聖賢

福偉大的財理計劃，恨不得把兩隻腳踢到都舉起來表示他的真實成的意思。但見他笑迷迷的道：「倒底是老大爺有把陳伙，這一手來的真可以，不單是大爺能的享福快活，連我這窮小子全帶着喝點兒油水啦。」趙遠辰故意鐵着眉頭，像是要考慮這事是不是我的手中失掉，似乎不大合適，也讓親戚朋友笑話。然而處在這樣困難的境況裏也就不能騙到別入的評論了，前些日有位客的朋友需要介紹什麼人來看房，大概是特賣，可是還沒來過，我已經告訴過老闆，有人要看房領他去看了，我可沒工夫在家裏添麻烦，等他瞧妥了再和我商議，這也是很麻煩的事兒。」白占光嗤嗤的笑道：「大爺，您這房子不用想賣了，您想住房的番舊房，真非這住房的傻子，他願意找房搬家，我看誰也不這樣仁義。好吧，您要打算賣出去我倒能够替您找可錢的主兒，博雅齋的錢算帳的場面很闊，達官貴人沒有不知道的，待我再託他給咱們留意，一定能成功的。」說到這裏，這大爺頭才把他那根拉房簾的心思裏露出來了。還親仁抱着利益均沾的主意，向來對於這塊肥肉是不肯放鬆一毫的，此時忙插人一腳道：「尚古齋的叔爹極人緣不壞，交際也廣，再託他分神找找，機會不是更多些嗎？」白占光滅了他一眼，撇着嘴道：「但是不三不四花不起錢的主兒，招惹了來也是找禍債，請胡鬧，還是放出眼光來才對。」

「貴人點遙」的沉默程度。其實他此時身體裏發生了一種很奇怪的變化作用，胸中非常地難過，這難過却又說不出是怎麼一回事，渾身無力，筋骨酸痛，神經也麻木不仁，彷彿整個的人都零碎分散開了似的。而且呵欠連連，鼻涕眼淚一齊來了，坐立不安的醜態畢露，他知道是烟癮犯了。而且今天獨自賣力的唱了一個頭戲，更是累的慌，正頗多吃煙口齒帶着來補精神，可是家裏又沒有這種享受的設備，怎麼辦呢，何況自己輸入黑錢又是病魔害人的。他自從與柳迎風親近後，同時就也與那片烟親近了，在幾個月中，不知不覺的沾染了這不良的嗜好，雖然他還不願意承認和那一「黑美人」發生了比「白美人」更密切的關係，但是那「黑美人」所具的不可思議的魅力，確是有着無法抵抗的形勢，能控制了他的精神肉體，令他一天也不敢離開她，她以溫暖的堅韌的軀體為盾，在他那原來就不健全身體上加以腐蝕的工作，遂把他變成一個僵直盲fold者！此刻他正在那繩頭上，簡直是有些支撑不住，所以話也變得說，幾乎一回事，非得先不任說什麼都是白說，於是涼風迎風還託我一點小事，我要去給她一個回話，大聲要請她，沒柳迎風也不成，咱們到那兒休息一會，回頭就上館子。

社會

卷之二

(254)

清明跟着明劍道：「瞧我的！」我先裝，可是跳有跳的方法，」——官下，伏身牆上，面向牆壁兩手按住牆頭，變換的將身體緊貼牆頭下去，如此，足部落地後僅數尺，突然一放手，脚脚安然落地，劉明得意的笑了道：「這法子怎麼樣？」大昌道：「不含糊，真有你吶，我兩人也這麼辦，」說罷也彷彿劉明的方法跳到地上，牆頭上貞聽了泡正平，正平一伏身，將要如法施下，忽然門外有人喝問道：「誰在這兒呢？」正平嚇了一跳急切之下，也沒顧得防範，明劍牆的方法，趕快退了一步，就在地上剛剛落定，又聽見一聲喝問：「誰跳牆呢？是林少爺嗎？」劉明聽出是夥計小趙的聲音，忙低聲道：「那不行，他既追下來了，怎能走得了，」小趙在牆裡，似曰聽見劉明等說話的語聲，遂大聲的道：「少爺，少爺，您可別偷着瞧，您跑了我可受不了，」——跟着，一邊跑到門道裏，啟開大門，「我還便跑到劉明等站立的地方，劉明等既被小趙發見，假裝不慌不忙的樣子，見了小趙，劉明故意反問小趙道：「黑夜半夜的，你跑甚麼？」小趙道：「沒有，老爹喰的叫我們好好吃飯，沒看見，老王又沒在這兒，您要不是瞧着剛烟缸抽煙去，我可受不起了，」劉明斥道：「胡說八道，難想偷着跑出去抽煙囉？」小趙道：「那應該幹嘛上城啊？」劉明道：「上城就是偷跑囉？要是跑怎麼樣跑不了何必偷着跑？」正平大聲忍不住笑起來了，正在此時，忽見一個人影走下來，也是個快來吧。」劉明道：「忙甚麼，我們哥幾個還在外邊過風呢？」正平大聲忍不住笑起來了，由遠而近，將近面前，一聲來，乃是老王，手裏提着兩個紙包，見劉明等都站在這裏，躬身道：「少爺們都在這裏，我睡着了，我睡醒了，我睡醒了，他們三位都在房里跳進出來了，這要是偷着去抽煙，咱倆人……」話沒說完，已經橫眉斥止，老王

是怎麼住的，心裏明白，當時意申斥小賊道：「你別胡帶頭，他們讓位出來過過風，有甚麼關係？少爺們進來吧。」樹明等聽了頗老王說話得體，只得走回房內，三人相視一笑，默然無言，誰中惋惜偷跑的計策失敗，白費了半天辛苦，但因爲這半天爬躋跳躍等勞動不已，逼身而眠流動，又都是人都覺得疲勞，各自躺到床上，纏綿的痛苦，立刻又發作了，當頭動着一顆心，反而忘記了身體的痛苦，如今重行回到房內，於是又想起吞雲吐霧的樂趣來，想吸煙，感覺痛苦，一颗心隨時又感覺骨軟筋酥，欲睡而不能，沒有霎那的停息，三人無精打采，商況十分難堪，老王打聽買來的糖果，放在桌上，但三人都不瞧一眼，腰轉床上，極楚萬分，特別是林樹明痛苦的程度較大，程度尤甚，原來戒烟到第三天至第五六天是最難過的時期，在此時期內，痛苦的程度逐漸加重，在最痛苦的時候，通體各部神經酸痛難忍，不能絲毫的鎮靜，以致於整夜不能入睡，任憑如何強制，也不能稍稍闊閑，所以會發生砸牆，摔頭等癲癇的怪現象，甚至於想自殺，可惜是懦弱的沒有自救的勇氣，因此戒烟失敗者都是失敗在第四五天時，但如決心如鐵，雖死不喚，過此難關善後是渡到彼岸，一生快樂，即漸漸轉入佳境，所以戒烟云者，這個戒的很可以比年出家受戒之戒，受戒便是磨難，能脫過磨難善後是渡到彼岸，一生快乐了。林樹明滔天平陳大圖三人正在痛苦之中，腰轉呻吟無聊

在床板上掃出山洞，或把兩脚伸進去的，幾乎把鞋都踢壞了，鞋動了一番到天明，彷彿稍好一些，當天晚了一番，吳老太太說，說開了，我萬得聽，又是鼓勵，又是安慰，而且選出幾個意志不堅潔夜逃出去的在例，看情形，大概是吳太太自己認得，樹明等昨夜圖謀的事，但無論是老頭如何苦口婆心，樹明等正在痛苦之中，根本聽不入耳，午間林老太太和大昌等又來了，看樹明等的形態，發覺錯了，林母不由得啜了幾滴大哭，而含淚走去，傍晚，三人更難過，林母恨不得叫樹明馬上離開這痛苦的理髮公所，但終於未肯說出口，而趕烟館，此心一萌，便覺面前有一線光明，但是虛偽的光明，一有光明，痛苦也稍稍減輕了些，於是三人湊在一起，議論商討出之策，林樹明半睡仍照昨天辦法，由廁所逃出去，大是說：「如果要有人看守怎麼辦？」看今天吳老頭說話的態度，一定是要把昨夜的情形告诉他了，」樹明說：「紙裏我們抱定先別拚命，要是有人攔咱們先說好的，那怕給他這個十元二十元，都沒關係，」樹明道：「說好跟牠拚命去啦，」大昌道：「老王小趙都不能安睡了，好容易勸了一番，吳老頭的話，說開了，我萬得聽，又是鼓勵，又是安慰，而且選出幾個意志不堅潔夜逃出去的在例，看情形，大概是吳太太自己認得，樹明等昨夜圖謀的事，但無論是老頭如何苦口婆心，樹明等正在痛苦之中，根本聽不入耳，午間林老太太和大昌等又來了，看樹明等的形態，發覺錯了，林母不由得啜了幾滴大哭，而含淚走去，傍晚，三人更難過，林母恨不得叫樹明馬上離開這痛苦的理髮公所，但終於未肯說出口，而趕烟館，此心一萌，便覺面前有一線光明，但是虛偽的光明，一有光明，痛苦也稍稍減輕了些，於是三人湊在一起，議論商討出之策，林樹明半睡仍照昨天辦法，由廁所逃出去，大是說：「如果要有人看守怎麼辦？」看今天吳老頭說話的態度，一定是要把昨夜的情形告诉他了，」樹明說：「紙裏我們抱定先別拚命，要是有人攔咱們先說好的，那怕給他這個十元二十元，都沒關係，」樹明道：「說好跟牠拚命去啦，」大昌道：「老王小趙都不能安睡了，好容易勸了一番，吳老頭的話，說開了，我萬得聽，又是鼓勵，又是安慰，而且選出幾個意志不堅潔夜逃出去的在例，看情形，大概是吳太太自己認得，樹明等昨夜圖謀的事，但無論是老頭如何苦口婆心，樹明等正在痛苦之中，根本聽不入耳，午間林老太太和大昌等又來了，看樹明等的形態，發覺錯了，林母不由得啜了幾滴大哭，而含淚走去，傍晚，三人更難過，林母恨不得叫樹明馬上離開這痛苦的理髮公所，但終於未肯說出口，而趕烟館，此心一萌，便覺面前有一線光明，但是虛偽的光明，一有光明，痛苦也稍稍減輕了些，於是三人湊在一起，議論商討出之策，林樹明半睡仍照昨天辦法，由廁所逃出去，大是

劉正玉都漠然道：「對！對！」就明在喜慶之下，拿出許多幾果點心，說：「咱們先吃點，回頭去吸個足，」三人入於是太晚起來，一聲吃一聲談笑，竟把數日以來愁苦悶悶之感一掃無餘，雖然如此，但究竟就心老王和小趙的點說，確希望老王和小趙兩人有一個回家去，一個早早上場，便可順利無阻了，三人低言密語，惟恐被老王小趙看出破綻，便在吃完點心之後，故作無事，暫仍各回各處，和夜假寐，却偷看老王小趙的動靜，時鐘已打了十二點，林樹明故意放出鼾聲，忽聽老王和小趙說道：「我說，你看咱們少爺睡着了，我看少爺今天晚上的情形很好，大概不大需要吃了這幾天熬夜熬的我簡直都捨不起他來瞧，我又稍微上了點微醉，不比你年青小夥子精神好，我明天早十點鐘回來，其實我走了你也睡得安，沒關係，幹麼看囚犯是那麼認真呀，我說咱們老驥城的曉暢，派咱們來也是關的要命，您走吧，沒關係，您走了我也睡，愛怎麼着就怎麼着，我也不當真的看曉暢，勞吧，兄弟！」小趙道：「沒說的，您走吧！」宮下老王獨自走過去，小趙跟出去關上門，退回房

內，也回頭去，一進兒，就見到曉明等。曉明等都驚訝，心說：「此天報之便也！」惟恐小趙睡尚未醒，故意輕聲了半句道：「曉明首先警覺起來，大喝正平氣，曉明爬起來，遂即翻身起來，三人互看眼色，各懷著顰歎說的心，縮著足，輕輕的走出了室外，因有昨夜的經驗，略加思索，按預定計劃，逕入廁所。三人如鷗鳥出籠，喜出望外，不能立刻跑到烟頭，曉明之心尤切，一直的跑到牆根下，向太陽道：「我睡着了，你拿着我肩膀先上來，」太陽道：「小小點聲說話，別叫人聽見，」曉明道：「要不聚，小趙睡着了，絕對醒不了，」太陽道：「我睡着了，你拿着我肩膀先上來，」太陽道：「好了，你快上來，」太陽走近來，一摸曉明的肩膀，剛剛抬起腳來，黑暗中忽聽正平喊道：「等一等，先別！」太陽道：「怎麼？」曉明大驚，問道：「怎麼啦？」正平道：「你們來，還有梯子，」太陽道：「好了一點，你快上啊，」太陽走近來，一摸曉明的肩膀，剛剛抬起腳來，而走近正不仔細一看，不由得大喜過望，果然是一架梯子，倚在牆上，曉明驚極欲狂，幾乎跳起來，還說：「太好了，這倒真是成心成全咱們，省得怪危險的，還得爬牆，來，來，來，咱們就登梯子上牆吧，」說罷，一脚踏在梯子上，太陽攔道：「等一等，我看這梯子有毛病，或是甚麼無原無故的幾個梯子在這裏呢？」正平也聽可憐說道：「是不是兩級敗壞的梯子吧，要是有病咱們可別吃飯罷，」曉明不答應：

「有底懶，不捲之意，大昌站起身來，自己覺得怪不好意思的，來，催促道：「別耗着了，快走吧，」樹明正平無奈，只得付了烟費，向李三說告辭起身，剛剛走出街門，正平忽然站住不走，突然道：「續了，我想起來了。」大昌忙問：「甚麼事？大驚小怪的？」正平道：「咱們出來的時候有梯子，回去沒梯子怎麼上樓啊？」大昌吩咐被正平一語提醒當時都憂愁起來，他說能出來不能回去，實在是個大問題，怔了一會兒，樹明忽然悟道：「不要緊，沒關係，咱們還用昨天那個辦法，蹬着肩膀，不就上去了嗎？」正平拍手道：「對，對，這倒可以，不的時候怎麼辦呢？」樹明道：「下，更好辦了，一跳就下去，算甚麼？」大昌微微笑道：「你先別喜歡，蹬肩膀上牆，倒可以，不的時候怎麼辦呢？」正平道：「下，是甚麼原故？」正平略一思索道：「聽，你的意思是跳下去一定有梯子，一定把要靠的，人廢壞了，這話對，跳的時候，話咯一聲，一定運動肩膀的人，這法子不行，滑得跟法子」樹明哼了一聲，說道：「我說你們這都是驕傲，咱們出來快三個鐘頭了，公所裏頭的人不是死人，恐怕早知道了，剛才那個梯子就有緣故，若是我說，咱們大可不必跳牆，湯說牆，他們要是就聽見了，咱們不是都溜出去了嘛，既是溜出去，就這麼都不怕，反正我是滿不在乎了，待會我回去，他們要是問我，我就承認出去吸烟去了，我看他們也怎麼樣不了。」

樹明道：「甚麼說不好意思，我當得不好意思，就根本不出來，」樹明的話，兩個坦白無疑，大昌正平都無話可說，只得說：「說出去就輸出，愛怎麼着就怎麼着，反正也是這樣回事了，」說罷，三人繼續趕路，仍由原路回到公所牆外，樹明把頭貼在牆上，仔細聽了，裏邊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明低聲道：「原來一點聲音都沒有，大概都睡的香着呢？」大昌道：「咱們上牆吧，誰先上？」樹明道：「你先上吧，」我歇着，你上！」於是正平也靠着樹明的肩膀，樹明站起身，隨把大昌送至牆頭，大昌上去了，放下，便躺在墻根下，樹明又對正平道：「你上！」於是正平也靠着樹明的肩膀，樹明站起身，隨把大昌送至牆頭，大昌解下繩帶，遞給樹明，大昌上去之後，樹明又對正平道：「你上！」於是正平也靠着樹明的肩膀，樹明站起身，隨把大昌送至牆頭，大昌解下繩帶，遞給樹明，大昌在墻上用力向上拽，把身體貼在墻上，小心的爬上去，三人在墻頭上，樹明拽上去，又仔細聽了聽裏外院，都沒有聲音，正平也如法跳下，幸而沒有多少時間，三人跳下墻來，不敢遲延，很快的回到房內，小說正平在熟睡，聽得房門一響，由夢中去啦？」樹明含糊應道：「解手去啦？」

大聲說，三人跳下墻來，不敢遲延，很快的回到房內，小說正平在熟睡，聽得房門一響，由夢中去啦？」樹明含糊應道：「解手去啦？」

血管像火車車輪一樣快的轉動着，去啦？」小說正平在熟睡，聽得房門一響，由夢中去啦？」樹明含糊應道：「解手去啦？」

神經細胞都擴張興奮，想安眠而不可能，前兩日是因為犯懶而

不能入睡，如今知是受了驚嚇，睡過度而不能醒，三個人低聲商議，直到天明才各歸房去，睡了一夜，到天明還睡都不睡，直到中午，樹明醒了，才把樹明等叫起，說道：「你今天怎麼睡得這麼好？大概是身上沒有難受的勁兒吧？」樹明撒謊道：「睡了一夜，精神等的都很好，倒是一點病。」林老太太見樹明睡得恰好，十分高興，說道：「這就快好了，再過三天就一點都不難受了，好孩子，總算有志氣，睡過來四五天了，這回戒好了，千萬可別吸了！」樹明唯唯不語，大昌正平則在旁邊，悄悄地笑，心說到底是老太太容易哄弄，林老太太又對着大昌和正平說道：「你們哥倆也不難得了，吧？」大昌正平含笑道：「好點啦，」林老太太厲声道：「挺好，這回你們小哥倆個倒是都有決心，這樣戒烟倒是好，在一塊互相鼓舞着好的多，哥倆個都向着太太沒甚在意，以為大昌正平是年青害躁，遂又轉向樹明，勉勵着說：「我看你今天的樣子，不用說多好啦，你真吃戒煙？我給你買來，」樹明心說：我只說吸烟，昨夜已經吸過了，但正面則說：「不想吃煙，您買來的點心還多着呢，」林老太太講着面皮，連忙低下頭去，林老太太道：「你今天的氣色跟前幾天確實不一樣了，精神很好，再過五天就能回家了。」（未完）

新華野史

金燐作

對於軍事要地的所在，倘快派漢
題陳一番，言外規勸他，不要給
群小包圍，許出違背異論的舉
動。這種惡言況其的詬謗溫郎那
能聽進去，不但不肯自反省反
認為漢人藐視他，有意和他挑戰
當下很威嚴又去一電，請他還照
前電，急速率軍北返，如再逗留
當即彈劾。漢人也很希望援了一
電，聲明本人坐守重慶，是受中
央的命令，如須本人率軍北返，
亦無不可，但須得中央一道命令
朝曉夕行，決不貪戀祿位，孫溫
被說不再聽人言，遣兵滅將，直
取安慶，漢人的部下，見孫溫對
管下也不和他再打筆墨官司，抹
道人太甚，忿忿不平，一個個都
想出兵迎敵，一決勝負，漢人一
力阻止，說統帥不仁，我不能和
他同一見面，彼此同是中央官吏
是非曲直，應由中央處決，不可
輕舉妄動，殃及地方人民，於是
只令堅守城門，不出一兵迎敵，
都氣得咬牙切齒，恨不得出去，
和敵軍一拼死活，但是漢人治軍
素嚴，既有命令堅守陣地，諭待
中央解決，自不得輕舉妄動。此
時大軍圍城，居一夕數驚，漢
人只得命令鎮一案不肯作一點軍
事舉動，涉及民衆，所以城外敵
軍，劍拔弩張，殺聲震天，城內
大度，又怕一日城破，敵軍橫恣
屠戮人民，三番四次督誡，詢
漢大將要略，有表示，不要一味

中央處置，始謀未盡，軍人復對太歲宣誓，自是地方守，一切當受中央支配，不敢妄動，若誰孫軍犯境，其命意在，在，並非討伐土匪而解決不法，實蹈責任，上不中央命令，本人無不遵守，至本人所組，完全是一種和藹，本人並貪據此地，因有守土臣之責，關係有目所共睹，萬不能因孫軍，聞言詞，放棄責任，自損軍譽，本軍實力，果肯和孫軍周旋，雖敵之強，當不可知，但本人絕不會為私見，委動干戈。發生內，貽天下人口實，衆紳士見我，侃侃而談，連正言順，那一個佩服，此時沒有別法，只有靜聽報，明曉得孫溫卿，却不知中央命令，可是此時中央大阿哥，投屬忌諱，惹事端，毫無一點威福，接到姜桂，誠無兩點的電報，看在眼裏，別的是非，婉轉奉了一電，解中央派遺華軍計謀安撫原因，孫溫卿疏通，係溫卿對這種有不一道嚴令，三日之內，擊敗，於是安慶城外大軍雲集，人見此情形知道自己維持地方告表，中央不能見說，即能見守各要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也無力援助，為難處地方，不顧和孫軍開火，只命令部下中央深為有微過必要，即令公，一再再電中央，讓明職守所，不敢豫自率隊離開安慶，中央處分，找了一個台階把關打開，好行下台，但是壞人雖全，中央始終是錯，不曉得，說一句調話，搜了壞人電報，關了兩次會議，不能解決，在中央營衛隊長宮源潤原是安慶兵備副使延齡，此次被擄入城，當夜十二點左右，暗通消息，定下密謀，由宮源潤原，因宮源活單紀不佳，晉升工兵營衛隊長宮源潤原是安慶兵備副使延齡，然後開了城門，迎接孫軍入城，當夜十二點左右，營外槍聲四起，知道有變，身披護甲正由城門巡視回來，在城內設難，率隊包围軍署，先將護甲人擒獲，然後上了房，剛把單眼脫下，忽聽營內，軍上房，剛把單眼脫下，忽聽營內，營外槍聲四起，知道有變，身披護甲正由城門巡視回來，在城內設難，率隊包围軍署，命副官到外面打聽，一會副官趕回，報告，工兵營全營聽覺，嚴守大門，軍械彈藥，挾人倒了，堵住點頭，此時內外夾攻，所遭，全隊司閩督署，現本營衛隊長宮源潤原，和他地方樂劇，不肯答應求全，不曉得中央柔軟，坐聽地方樂劇，此時廳生財源，萬一悍兵攻關，滅將軍，臉笑世人極人生在世，破軍書，本人只有殉職，決不答應求全，沉思，只聽署後一片哭喊聲，以軍法從事，署內彈薦才想起先兵營由追進督署大門，把班位對

先回南京，孫軍先回漢口，任誰想撤出安慶之後，再行進駐，免得兵戎相見，康熙地方，姜軍人真不食鹽地糧，接了中央電報，心中雖恐，馬處置不當，過於陽譎，未免有失中央威信，但對本部下作紙鶴賊，未嘗不好，當下傳令部下至預備撤退，一面通知城外探軍，暫先行撤防五十里，以免兩軍衝突，孫溫卿一想，姜軍人掠是宰雞割頭，若是放他逃走，說不定，曾為後患，也是不安，不如將機就計，任許他撤退，一面由別路抄襲，把他全軍包围，剪草除根以免後患，此雖雖似不道德，但右軍務要從權，不能為顧全嚴仁假義，擲棄實利，並且此次移軍圍殺姜軍，在中央方面，本不直我所爲，面子既打敗，本無所顧惜，所謂一不做二不休，率驍騎個徹底，要固地盤，孫溫卿如此一打算，立時命令前線先行撤退，一面派巡心腹部隊，繞由別道，在南宿州一帶隨行埋伏，知道姜軍此次撤防，必向西北，沿津浦北返，直趨河南，目前車輛無多，必先集中南宿州一帶，再行分批加運，只須在南宿州一帶把他截堵，分批把他解決，易如反掌。孫溫卿存此訖計，姜軍人胸懷磊落，那知就裏，以為孫溫卿已把巴國安慶軍隊撤退，當然是遵從中央命令，別無私圖，據諺言意見，如其解除武行還留，車輛又不够分配，只有裝，東手待擊，不如和孫軍一拚，一面由大車運送，一面徒步出發。

新民聲

第二卷

子雲集卷之十三

定價每冊一元

編輯 張玉生
印刷 華北新報社

編輯所新民聲社編輯部

發行所新民聲社

印刷所 華北新報印刷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及報攤

每 月 二 冊

本刊定期價	每冊二元
全年二十四冊	十二元
半年十二冊	十元
半年十二冊	十元

華北各地 郵費在內 滿洲華中另定
訂刊 索要代款無效

卷六



七三九一東電號六八街大子池南京北支社

二九七二西電號六同胡院大四西京北本社

北
京
牙
科

優待華人 院長小池

東單北區關電局 二九七三、二九七四

尹

北京牙科

優待華人

院長小池

良武

北京飯店西 二五二四
自宅 629724